

古本 攷證

三國志演義



行印局書衆大滬



# 張恨水 銀漢雙星

張恨水先生啼笑姻緣續第二部成功作品  
有極大刺激力 能使人百讀不厭！

本書所寫，係電影界一活潑天真之少女，以擅歌新而獲時譽，後入電影界，受某男角之百般誘惑。竟訂鴛盟。但某男角係復在外結識名妓二人，遂成四角戀愛之局。影界，深居簡出，不問世事，日以感觸綸之。樓閣，紅顏坐老，讀之，不禁令人潸然。讀者笑，君運筆宛轉，讀下啼笑繁之，誠為寫情小說中登峯極之作。

請看本書哀感頑豔之情節

普及張君作品，風行南北，為全國人仕所愛讀；惟市上所有，率定重價，致不能普及羣衆，向隅者甚多。本局特將本書以最低廉之價發售，但求普及，不計利之厚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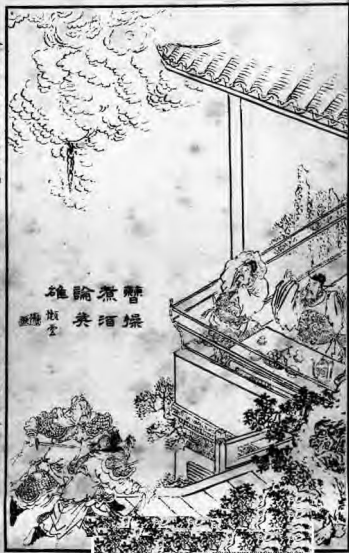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世界書局代售

全書兩冊 共四白面 原價大洋一元五角 特價 祇售一元

外埠函購 寄費另加 一郵費三分 十足收用

827790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袁曹各起馬步  
三軍 靜得居士題



賊禍正平裸衣罵

小劫空谷圖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三回 禍正平裸衣罵賊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國賊行  
兇殺  
貴妃

桂芬



屯土山關公約  
三事

古蹟怡樂堂主人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袁本初敗兵折將

鍾衣東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第六十五回

關公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疑  
斬蔡陽兄弟釋

小樹金文



小霸王怒斬  
于吉

遜居金主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繪圖三國志演義 第三十四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戰官渡本初敗績

梅峯圖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却說董承等問馬騰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現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  
求之。因董承傳出馬騰因馬騰博出玄德。玄德承曰。此人雖則係是皇叔。今正  
德爲生董馬二人不過做一引子耳。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玄德依附曹操與曹操  
依附董卓同一識見。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  
曹操迎受衆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欲殺操。玄德以目視之而止。前  
事又在馬騰眼中。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玄德心事馬  
口中擬寫一偏。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騰一語道着  
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衆皆散去。次日黑  
夜裏。董承懷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閣坐定。關  
張侍立於側。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  
疑。故黑夜相見。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

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問得突兀。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丞曰。人皆不見。某獨

見之。不說馬騰看見竟說自己看見妙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

承掩面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語殊慷慨淋漓玄德恐是曹操

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曹丞相治國。爲何憂不太平乎。前馬騰正說董承反說以試之今董承正說玄

德反說以試之妙甚。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也。玄

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

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

尉种輯。四議郎吳碩。五昭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馬騰。忽將前六人於此處歷歷叙明

却在玄德眼中看出妙甚玄德曰。公既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

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大書特書五字。馬傳千古。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尙容再請三人。

共聚十義。以圖國賊。劉備一人可當百矣。何必湊足十人耶。玄德曰。切宜緩緩而行。不可輕洩。

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園種菜。親自澆灌。以

爲韜晦之計。那平種瓜是無聊。玄德種菜是有意。關張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面學小人之事。

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此處且不說明，留在後文補出。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

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

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不特玄德驚疑，即許褚亦為驚疑。許褚曰：不知，只教來相請。殺

德只得隨二人入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嚇殺讀者至此必謂衣帶詔洩矣。誠得

玄德面如土色。讀者亦吃一大驚。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

纔放心。忽起忽落。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

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

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征張繡時已隔數卷，忽於此處補出一段閒文，妙絕妙絕。今見此梅，不可不賞。

今見此梅亦還想張濟凌否。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恐是觀物懷人，未能忘情，故欲以酒解之耳。

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致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

飲。叙得閒雅與董承，黑夜飲酒又是不同。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

龍挂。景有。操與玄德憑欄觀之。儼如一。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閑問說來。玄德曰：

未知其詳。假呆。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芥藏形。

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爲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從龍說起。漸漸說到英雄。又漸漸說到當世人物。亦如雨之將至而先有雷雷之將至而先有龍挂也。玄德曰。備

肉眼安識英雄。一發假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於朝。天下英

雄。實有未知。一味裝呆。詐癡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

兵糧足備。可謂英雄。因術稱帝。故首舉術爲問。不知術之龍非真龍。備之問亦是假問。操笑曰。塚中枯骨。吾

早晚必擒之。袁術即於此卷中結局。與後文正相應。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

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爲後文求救袁紹伏筆。操笑曰。袁紹色厲

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爲後文破袁紹伏筆。玄德曰。

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謂英雄。爲後文依託劉表伏筆。操曰。

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看低當世多少名士。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

孫伯符乃英雄也。爲後文借寓江東伏筆。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看低當世多少公子。玄

德曰。益州牧劉季玉。可爲英雄乎。爲後文入川伏筆。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

○又觀一樣文法



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看低天下。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

連舉三人又舉一樣文法。○尋韓遂而不及馬騰者，正與備共立義狀，故隱之耳。袁術、袁紹、劉表、孫策、張繡、韓遂，事之已見前文者也。劉璋、張魯，事之尚在後文者也。前文於此再一總後文於此先一提。

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後三人皆降操。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只是一味裝呆。

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滿懷自負。玄德曰：誰能當之？倒問一句妙甚，不

且似並不知曹操爲英雄者。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曹操自以爲英雄，自以爲英雄，又心畏玄德之爲英雄，一向是以心相待，不肯當面說。今番酒後不覺一語道破。

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此筋，不覺落於地下。半晌裝呆，却被一語道破。

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爲甚說破英雄，便爾舉止失錯，曹

應變平白地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淡淡一語妙在

有意無意之間將聞言失筋，輕輕掩飾過了。真是操遂不疑玄德。竟被後人有詩讚曰：

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殺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

曹操遂不疑玄德。

後人有詩讚曰：

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殺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

曹操遂不疑玄德。

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之。

乃關張二人也。與鴻門會樊噲排盾而入一樣聲勢。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

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此處不說二公吃驚留在後文雲長口中補出好。聞說在後

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真好兄弟。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方

天上之龍席間。忽然來了二虎。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

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語甚趣。玄德亦笑。倒底只是假。操

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語更甚趣。樊噲不容有。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

操而歸。雲長曰。險些驚殺我兩個。補前一筆。○不獨二公吃驚。即讀者亦會吃驚。玄德以落筋事說

與關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前日不說明。今日補解之。

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我故失驚落筋。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

於玄德口中將前文下一註脚。關張曰。兄真高見。

**按**右紀劉備在許時事。◎董承之謀曹操。據後漢獻帝紀。但書建安五年

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王

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云云，不及先主，亦不及馬騰，故馬騰舉列先主之事，史傳皆無徵，而稱引關公在圍場欲殺曹操，先主以目視之等語，亦爲作者正義之筆。◎衣帶詔之稱見諸先主傳中，曰先主未出都時，獻帝躬車騎將軍董承受帝衣帶中密詔令誅曹操，先主未發云云，故義狀書名之舉，爲作者伸張大義之詞，非有所本也。◎先主種菜事，係本胡冲所著吳歷中之言，歷曰：操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先主時閉門將人種燕薺，操使人闖門，既去，先主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云云，其遁逃之語，已爲裴松之所駁，故此演義無遁去之事，其識見在胡冲上。◎曹操與先主賈酒論英雄事，語見先主傳，傳曰：曹操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云云，此則據操本初之徒一語而引伸之，更借以形容，先主深自韜晦之意。◎聞雷掩飾，則不載本傳，係出華陽國志，志云於時正當雷震，先主因謂操曰：聖人云

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於此云。◎關張突入後園事，係演義所增。

操次日又請立德。正飲間，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

孫瓚已被袁紹破了。一段大文只在滿寵口中。一句點出省筆之甚。立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前野河

德曾救公孫此處不得不急問。寵曰：瓚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圈，圈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京。

樓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紹圍者，衆請救之。瓚曰：若救

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瓚之失事在此。因此袁紹兵來，多

有降之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爲紹軍所獲。後陳琳微中以此罪

操瓚又遣書張燕，暗約舉火爲號。裏應外合，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却來城

外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

入瓚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

了。前文曹操破呂布却用實寫此處袁紹破公孫都用虛述一詳一略皆敘事妙品。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盛。紹

弟袁術在淮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衆皆背反。術使人歸帟號於袁紹，紹欲

取玉璽。術約親自送。至現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

相作急圖之。

本是探聽袁紹却并接入袁術妙

玄德聞公孫瓚已死。追念借兵荐己之恩。不

勝傷感。

回顧上文如千丈游絲忽又一落

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

不獨玄德欲知其下落即

讀者亦急欲知其下落乃此處偏不叙明直至後

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

個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起身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

半路截擊。術可擒矣。

可見曹操酒時第一句便說他英雄真是假話

操笑曰。來日奏帝。即便起兵。

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朱靈路昭二人同行。

玄德辭帝。帝泣送之。

此時董承想已通消息于帝帝與備已心照矣

玄德到寓。星夜收拾軍器鞍馬。

挂了將軍印。催促便行之。

慌速

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忍耐。某

此行必有以報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

完却上文立義狀一段事情

關張

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

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也。

曹操比備為籠然龍在網羅之中與魚鳥無異故急要脫

此綱

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

此句亦少不得

時郭嘉程昱考較錢糧方回。

得二人出外。玄德故能脫身而去。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故令劉備

督軍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爲豫州牧時，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

又將前文一提。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程昱直欲

殺。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望丞

相察之。郭嘉只欲留備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許褚

應諾而去。讀者至此又爲玄德着急却說玄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

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營寨，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如欲厮杀狀掩卷猶之必謂下

文與許褚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玄德。玄德曰：公來此何幹？褚

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玄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

過君，又蒙丞相鈞諭，今別無他議。公可速回。爲我稟覆丞相。數語亦不激不隨許褚

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回覆。另

候裁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回。許褚一來如江湖忽起許褚一去又如江湖忽落回見曹操，備

述玄德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操曰：我有

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心變。遣二人同去之意。此處方說出。况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玄德。了却曹操一邊。後人有詩嘆玄德曰。

東兵秣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衣帶中。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

**致**右叙劉備去許。◎公孫瓚爲袁紹所破。事見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四年

三月袁紹攻公孫瓚於易京。獲之。◎袁術歸號於袁紹事。見袁術本傳。◎

先主傳亦載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昭邀擊術。此卽本之。◎曹操既遣使

先主。程昱郭嘉聞之。言於操曰。劉備不可縱。操悔追之不及。語見操傳。

却說馬騰見玄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又安放馬騰一句。玄德兵至徐

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一向

在京家小自在徐州。至此補點出來極周密。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奢侈太過。雷薄

陳蘭皆投嵩山去了。爲後切根伏線。術聲勢衰。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

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

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著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鬪無十合。張飛

大喝一聲。刺紀靈於馬下。

看紀靈如此無用。知鞍門射較時。玄德非真了。不得而必望呂布救之也。

敗軍奔走。袁

術自引軍來鬪。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

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叛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

受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蓆編屨小輩。安敢輕我。

還是虎牢關前面。孔今日恐用不著。麾兵

趕來。玄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術軍尸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

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蘭劫去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襲。

代漢當塗竟成虛職公路。公路竟是走頭無路矣。

只得住於江亭。止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

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

不能下咽。

昨日推位讓國。無復垂拱平章。不得具膳殮飯。只得飢厭精穢。

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

有血水。安有蜜水。術坐於床上。大叫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

未曾吃血水奈

何尙還席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爲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

強暴枉誇傳國靈。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臥空床曬血亡。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奪得玉璽。赴許都獻於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爲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爲下文曹不受璆篡位張本

**致論**右叙劉備破滅袁術。◎先主引關張及朱靈路招等與袁術迎戰事。按之先主曹操諸傳皆言師未至會術病死無迎戰事實。◎徐璆奪玉璽獻操事。史傳無徵。

却說玄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諭流散人民復業。愛民是玄德第一作用且說朱靈

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操怒。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彧又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朱靈路昭既無可用。奈何車胄又復何

用。操從其計。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胄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安民。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於甕城邊。只作接他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胄從之。陳登回見父陳珪。備言其事。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登領父命。飛馬去報。曹操寫書與車胄而不寫書與

陳登父子者以其素與玄德相善故耳。

本要報

車胄無謀乃反與登商議宜其死也。

先報了關張變幻。

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

伏襲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可殺車胄。乘夜扮做曹軍到徐州引車

胄出迎。襲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

本路昭之兵

不消得當夜三更到城邊叫門。城上問是誰。衆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

馬報知車胄。胄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胄乃

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待明早相見。

車胄此時頗有主意。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披挂上馬。

劉備知道疾快開門。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披挂上馬。

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

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懷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

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

前會說道我在城上射住後軍。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

來。手起一刀。砍於馬下。陳登本欲先報玄德關張。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

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衆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雲長

將胃頭去迎玄德。具言車胄殺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奈何。是深心人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是直心人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操。正是

既把孤身離虎穴。還將妙計息狼烟。

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且聽下文分解。

**攷**右叙劉備襲殺車胄。◎關公用計誘殺車胄。破獲徐州事。俱見曹操先主諸傳及關公本傳。惟不明言公計。公本傳亦但云先主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公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已。

天子血詔。從許田起見。諸侯定盟。亦從許田起見。馬騰之知玄德。以雲長而知之。馬騰之知雲長。以許田而知之。想見許田當日。曹操之橫氣。饒迫人。雲長之怒。巖眉皆動。文有叙事在後幅。而適爲前篇加倍襯染者。此類是也。

兩雄不並立。不並立則必相圖。操以備爲英雄。是操將圖備矣。又逆知備之必將圖我矣。備方與董承等同謀。而忽聞此言。安得不失驚落筍耶。是因落筍而假託聞雷。非因聞雷而故作落

筋也。若因閉雷而故作落筋以之欺小兒，則可。豈所以欺曹操者。俗本多訛，故依原本校正之。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只淡淡一語，輕輕瀾過，妙在有意無意之間。豈真學小兒掩耳縮頸之態耶。古史所載，後人多有誤解之者。即如項羽，困於垓下，聞漢兵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盡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張良韓信，欲使羽疑彭越已失，亂其軍心耳。今人看千金記，誤以楚歌爲思家之曲，勸楚人還鄉。夫楚人有家，漢人亦有家，將解散客兵，而先解散我兵，爲之奈何。不知作傳奇者，不過分外粧點，以圖悅目，而乃錯認其事，訛以傳訛，寧不爲識者所笑。此時孫策在江東，曹操更不以英雄許之，直待後來孫權承襲，乃始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然則此老賊力大是不謬。當青梅煮酒之日，英雄只有兩人，鼎足尙缺其一也。

自車胄爲雲長所殺，而曹操之兵端起矣。玄德之不欲殺胄者，以此時衣帶詔未洩，董承謀未露，尙欲與操藕斷絲連，和而陰圖之耳。英雄作事，須要審勢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計。雲長直心人，別無此等肚腸。兩人同是豪傑，却各自一樣性格。雲長之不及玄德者，任此玄德之不及雲長者，亦在此。

此卷叙劉曹相攻之始，而中間夾寫公孫瓚并袁術二段文字。瓚之事只在瀟灑口中虛寫，術之事却用一半虛寫，一半實寫，不獨瓚術二人於此卷中收場，而玉璽下落亦於此卷中結局。前者漢帝失玉璽，今者玉璽歸漢帝，相去十數卷，遙遙相對，而又預伏七十回後，曹丕受璽篡

漢之由有應有伏。一筆不漏。一筆不繁。每見近人紀事。叙却一頭。拋去一頭。失枝脫節。病在遺忘。未說這邊。又說那邊。手忙脚亂。病在冗雜。今試讀三國演義。其亦可以擷筆矣。

董承義狀上。大書左將軍劉備。備之繼正統而無愧者此也。只左將軍劉備五字。消得漢昭烈皇帝五字。昔漢高祖討項羽。詔曰。願從諸侯王。韓彭之殺義帝者。于是名正言順。海內歸心。今玄德祇奉衣帶詔以討賊。則仗義執言。武侯之六出祁山。姜維之九伐中原。皆自此詔始矣。然備于斬車胄之後。何不便將此詔布告天下乎。曰。詔詞本以賜董承者也。董承在內。若濼暴之。恐害董承故也。待承死而後。此詔乃昭然共被于海內耳。

瓊之亡也。積粟三十萬。術之亡也。積麥三十斛。糧多亦亡。糧少亦亡。何也。曰。二人之無謀等也。無謀等則糧之多少無異也。然瓊生平尙有薦玄德之一節可取。若袁術生平。實是一無足取。初以發糧而誤人。既乃以絕糧而自斃。天之報施。誠不爽哉。

##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却說陳登獻計於玄德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回想磐河一戰。則此書求紹似乎極難。乃陳登偏計及此。紹奇。玄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

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紹。紹必來相助。奇絕此何人耶玄德問何人。登曰。

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玄德猛省曰。莫非鄭康成先生乎。

不用陳登說出。却用玄德想出。登笑曰。然也。原來鄭康成名玄。好學多才。嘗受業於馬融。融

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玄往聽講三年。目

不邪視。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嘆曰。得我學之秘者。惟鄭玄一人耳。玄家

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玄意。玄命長跪階前。一婢戲之曰。胡爲乎泥中。

此婢應聲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道學主人偏有此風流侍婢。或曰。先生有歌姬弟子。亦有

詩婢是先生風流弟子。亦風流也。○忙中叙此一段。桓帝朝。玄官至尙書。後因十常侍之亂。棄官歸田。

居於徐州。玄德在涿郡時。曾師事之。與第一卷中照應。又如及爲徐州牧。時

時造廬請教。敬禮特甚。玄德初到徐州時。事却從此處補出。當下玄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

登親至鄭玄家中。求其作書。玄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玄德。玄德便差孫

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付曰。玄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

以鄭尙書命。不得不往救之。袁劉却不相親。却用鄭玄聯絡之事。出意外。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

伐曹操。謀士田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不可復興大軍。宜先遣

人獻捷天子。

獻滅公孫瓚之捷也。

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

更於河內增益舟楫，繕置軍器，分遣精兵屯衛邊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

一個不要與兵是意在緩戰。

謀士審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武，撫河朔之強盛，興兵討曹

賊，易如反掌。何必遷延日月。

一個要與兵是勢言意在速戰。

謀士沮受曰：制勝之策不在

強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

提明公孫瓚一句應前文。

今棄

獻捷良策，而興無名之兵，竊以爲明公不取。

又一個不要與兵意在無戰。

謀士郭圖曰：非

也。兵加曹操，豈曰無名。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願從鄭尙書之言，與劉備共

仗大義，剿滅曹賊，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實爲幸甚。

又一個要與兵是理言意在宜戰。

四人爭

論未定，袁紹躊躇未決。

沒主

忽許攸荀諝自外而入，紹曰：二人多有見識，且

看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尙書有書來，令我起兵助劉備攻曹操。起

兵是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齊聲應曰：明公以衆克寡，以強攻弱，是以討漢賊

以扶漢室。

是以理言起兵是也。又兩個要與兵的是合理勢而言。

紹曰：二人所見正合我心，便商

議興兵。

三人與則從二人之言。六人謀則依四人之論。

先令孫乾回報鄭玄，并約玄德準備接應。一

面令審配逢紀爲統軍，田豐荀諝許攸爲謀士，顏良文醜爲將軍，起馬軍一十五萬，步軍一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

**◎**石叙袁曹治兵相攻。◎先主以陳登言，請鄭康成作書，向袁紹求救事，史傳不載，據後漢書袁紹傳，但稱紹先欲攻許，尙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操自將征備，時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疾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遂疏田豐，曹操畏紹，過河急擊備，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玄德，則許下非復空虛矣，若不如志，悔無及也。」云云，紹不從，豐強諫，許紹以爲沮兵，遂械繫豐，卽出師，據是則紹本自欲攻操，非因先主之乞救，且已坐失前幾，迨先主既被破來奔之後，方出兵，與此迥異。◎鄭



康成詩婢軼事，具見立本傳。◎勸紹先獻捷天子，再表奏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兵黎陽等語，乃方破公孫瓚，紹議進攻許都事，時沮授爲紹策畫之語，非田豐語，亦非於此時說之，此係作者參差借易之處，但求其實有所本足矣，不必拘之於前後也。

分撥已定。郭圖進曰。以明公大義伐操。必須數操之惡。馳檄各都。聲罪致討。

然後名正言順。只因郭圖數語引出。一篇絕世妙文來。紹於是從之。遂令書記陳琳草檄。琳字

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時爲主簿。因諫何進不聽。遙應第二卷中事。復遭董卓之亂。避

難冀州。紹用爲記室。忙中夾叙陳琳事極閒警。當下令草檄。援筆立就。其文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數語作一冒。

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追脅。莫敢正言。終有

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爲世鑒。將敘曹操祖曹騰之惡。故必先以趙高作一樣子。及臻

呂后季年。產呂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

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周勃朱虛劉章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文帝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將敘曹操之惡。又以呂產呂祿作一機。

子紹隱然以絳侯自此而以朱虛比玄德也。○以上泛論往昔。以下方入本題。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

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言騰與十常侍同惡。以上先罵其祖父。父嵩。乞匄。播養。本

姓夏。侯騰乞為己子。故曰。乞匄。播養。事見第一卷中。因賊假位。與金鞵。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言嵩以賄賂官至太尉。以上罵其父紹。自以四世三公。家世甚美。故先將曹氏家世醜詆一番。操贅闈遺醜。按指嵩

本無懿德。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此方數幕府紹自董統鷹揚。掃除兇逆。續

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

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可任。此敘紹與操共事之由。事見第五回中。○本是操先起兵。

操紹為盟主。今反說紹自起兵。用操為偏將。此文人曲筆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蠆。數喪

師徒。指禁陽之敗。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操自領兗

州而紹若功。亦是曲筆。被以虎文。獎成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此言紹第二番不

質而後以虎文。乃紹獎成其威福也。秦師是引用孟明事。而操遂乘資跋扈。恣行凶忒。割剝元元。殖賢

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

梟縣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事見第十回中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

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事見第十二回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

推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叛人指呂布故復援旌擐甲。席捲赴征。金

鼓響振。布衆奔沮。事在第十回中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此言紹第三番不棄曹操

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道於操也。總頓一筆。歷言操無狀而紹包容之。與呂相絕。秦書一蒙

妙後會變。駕東反。羣賊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確記之亂。紹未勤王

此處幹旋得好。○北鄙之警。指公孫瓚警河之戰。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遺操。使繕修郊廟。翊

衛幼主。本係楊彪請帝召操而乃。謂是紹所使。亦是曲筆。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當御謂駕馭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誹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

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彪為司空。又為司徒。享國極位。操

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事見第十二回中

又議耶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事亦見第二十四回中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同母兄弟墳

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

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攻徐州所過發掘梁孝王塚亦被發掘知而不問又特置發丘中

郎將。摸金校尉。此等名色乃時人呼之耳非操所立也今竟云操之特置亦是深文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

處三公之位。而行盜賊之態。汙國害民。毒施人鬼。操初時無賴後頗好名深諱前事今斥言之安

得不汗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讐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

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實

殘酷烈於操為甚。三句將前文一總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

縫。言紹至此猶不棄操頓筆絕佳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

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會其行人發露。瓚亦臬夷。故使鋒芒挫

縮。厥圖不果。事見第二十一回中以上言紹屢次包容曹操而操無禮特甚是直在我而曲在彼也今乃屯據敖倉。

阻河爲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隄。

螳螂當車語見莊子螳螂舉前兩足狀如執斧故云斧隆車雷車也

雷神名豐隆故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

獲之士。

中黃夏育鳥獲皆古力士

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

州紹子譚

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犄其後。

荊州劉表與紹相結犄擊也

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燐炭。有何不滅者

哉。

前言我直彼曲是勝此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餘衆。覆亡迫

脅。權時徇從。各被創夷。人爲讎敵。若回旆反徂。登高崗而擊鼓吹。揚素揮

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此言操無可戰之將勢固易破○素白也揮幡也

方今漢室陵

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

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

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此言操有篡逆之漸理又難容語殊悲壯

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遠衆旅叛。旅助也。言舉

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此段絕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紹子

幽州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興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建忠將軍指張繡言。荆州

矣。州郡各整義兵。羅落境界。舉武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此段廣我之功。又應起處。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意。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

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

有拘迫之難。如律令。

紹覽檄大喜。卽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并於各處關津隘口。張挂檄文。傳至

許都。時曹操方患頭風。臥病在床。頭風二字。近爲吉平事。作引遠爲華陀事。伏線。左右將此檄傳進。

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床上一躍而起。陳琳之

華陀之藥。顧謂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聞是陳琳之筆。操笑曰。有文事者必

須以武略濟之。陳琳文字雖佳。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方嚇得汗出便強。言笑語真是奸雄。

**攷證**右叙陳琳檄文。◎陳琳爲袁紹草討曹操檄文。語句與紹本傳所載略

有不同，此係本諸陳琳集中，最爲當時傳誦。◎曹操讀陳琳檄頭風愈事，魏志不載，係習鑿齒漢晉春秋所言。

遂聚謀士商議迎敵。孔融聞之，來見操曰：「袁紹勢大。」

不說理順，只說勢大，猶婉詞也。

不可與

戰。只可與和。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孔融曰：「袁紹土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受皆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

三軍，其餘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何謂紹爲無用之人乎？」

孔融此時便有

左袒袁紹之意，爲後文曹操殺融伏線。

彧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

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

歷証衆謀士之短，俱確中其病，可見知己知彼，不獨能知彼之主，亦能知彼之輔也。

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

縱有百萬，何足道哉？」

荀彧此一段話與十勝十敗之說遙應。

孔融默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

若之料。遂喚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引兵五萬，打著丞相旗號，去徐州攻劉備。

原來劉岱舊爲兗州刺史，及操取兗州，岱降於操。操用爲裨將。故今差他與

王忠一同領兵。

百忙中夾補前文之所未及。

操却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

曰誠恐劉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

爲後二人被擒伏線

權且虛張

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紹再勒兵破備。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曹操自引

兵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原來

許攸不樂密配領兵沮受又恨紹不用其謀各不相和。不圖進取。

果應荀彧之言

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

方起兵時先無主張故今進兵時亦沒要緊

操乃喚呂布手下將臧霸

把守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一軍竟回

許都。

袁曹究竟未嘗交刃○按住袁紹一邊以下孤念劉備一邊

且說劉岱王忠引軍五萬離徐州一百

里下寨中軍虛打曹丞相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這裏玄德也不

知曹操虛實未敢擅動亦只深聽河北忽曹操差人催劉岱王忠進戰二人

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承相先差你岱曰我是

主將如何先去。

二人互相推諉亦如審配許攸等互相疑沮竟是一樣局面好笑

忠曰我和你同引兵去岱

曰我與你拈鬮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

袁紹與六人謀則從其後者曹操使二人駢則拈其先者

只得分一半軍馬來攻徐州。



**敘**右叙曹操起兵。○荀彧笑謂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等語，皆出彧本傳。○劉岱、王忠相爭拈鬪之事，却無所本。

玄德聽知軍馬到來，請陳登商議曰：「袁本初雖屯兵黎陽，奈謀臣不和，尚未進取。曹操不知在何處，聞黎陽軍中無操軍旗號。」此事却從玄德口中補出妙如何這裏

却反有他的旗號？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爲重，親自監督，却故意不建旂號。乃於此處虛張旂號，吾意操必不在此。」登之料操亦如或之料紹玄德曰：「兩弟誰可

探聽虛實？」張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爲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曹操也將拏來。快人快語雲長曰：「待弟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於是

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時值初冬，陰雲佈合，雪花亂飄。纔見青梅如畫，忽而酒忽而干戈一年之中，不獨天時變人事亦變矣。軍馬皆冒雪佈陣，驟馬提刀而出。想見赤面綠袍人在雪光

照耀。大叫：「王忠打話，忠出曰：承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說忠曰：「丞相豈肯輕見你？」雲長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槍來迎，兩馬相

交。雲長撥馬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不住。恰待驟馬奔逃。雲長左手倒提寶刀。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縵。拖下鞍轡。

橫擔於馬上。回本陣來。

王忠直如此。易捉可笑。

王忠軍四散奔走。

以雲長趕散王忠。兵亦如湯撥雪。

雲

長押解王忠到徐州。見玄德。玄德問你乃何人。現居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

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爲疑兵。丞相實不在此。

老實人老實原。是沒用表號。

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劉岱。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和

解之意。故生擒將來。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

之無益。留之可爲解和之地。

此地尙欲求和。以袁紹既不決。戰而自審其力未足。拒操也。

張飛曰。二哥捉

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爲兗州刺史。虎牢伐董卓時。也是

一鎮諸侯。今日爲前軍。不可輕敵。

虎牢關事已隔十餘回。此處忽然提照出來。

飛曰。量此輩何足

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誤我大事。飛曰。

如殺了我償他命。

快語。快人。

玄德遂與軍三千。飛引兵前進。却說劉岱知王忠被

擒。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

如此人使當。劉備阿瞞亦。

殊失計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莽人忽然用計未嘗莽也傳令今夜

二更去劫寨。日間却在帳中飲酒。奇絕妙絕詐醉尋軍士罪過。打了一頓。縛在營

中。曰：待我今夜出兵時。將來祭旗。却暗使左右縱之去。妙絕奇絕軍士得脫。偷走

出營。徑往劉岱營中來報劫寨之事。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遂聽其說。虛紮

空寨。伏兵在外。是夜張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寨放火。却教兩

路軍抄出他寨後。看火起爲號。夾擊之。二更時分。張飛自引精兵。先斷劉岱

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中放火。劉岱伏兵。恰待殺入。張飛兩路兵齊出。

岱軍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前在雪光中照耀赤面今在火光中照耀黑面一様怕人敵軍安得不潰

劉岱引一隊步軍。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

早被張飛生擒。過去。餘衆皆降。飛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

德自來粗莽。今亦用智。吾無憂矣。乃親自出郭迎之。非獎勵其勇獎勵其智也飛曰：哥哥

道我躁暴。今日如何。其實得意玄德曰：不用言語相激。如何肯使機謀。柔人激之則直人

激之則反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冒

濟望乞恕罪。

還以兖州刺史待之。比王忠略有體面。

遂迎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

前因車胄欲害備。故不得不殺之。丞相錯疑備。反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受

丞相大恩。正思報效。安敢反耶。二將軍至許都。望善言爲備分訴。備之幸也。

甘言卑詞一味虛假。還用青梅煮酒時身分。

劉岱王忠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

以其兩家老小。使君玄德稱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郭外。劉岱王忠

行不上十餘里。一聲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沒分曉。捉住賊將。如

何又放了。謊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顫。張飛睜眼挺槍趕來。背後一人飛馬

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兄長放了。吾

弟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

二人一收一放。定是玄德作甲。

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

寬恕。二人見雲長之刀翼德之矛。可知曹操見陳琳之檄。不得不汗下也妙。

飛曰。便是曹操自來。也殺他片甲

不回。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

快人快語。

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回見

玄德曰。曹操必然復來。孫乾謂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

屯小沛。守邳城爲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甘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前呂布以家小往下邳而殞命。今玄德亦以家小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忽然夾叙二夫人。出處筆極開極警。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操。具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正是

犬豕何堪擾虎鬪。魚蝦空自與龍爭。

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攷**右叙玄德生擒操將。◎曹操遣劉岱王忠擊先主事。在建安四年先主方襲徐州之時。非在袁紹舉兵之後。攷曹操傳載玄德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乃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又據獻帝春秋載稱。先主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其無如我何。若曹公自來。未可知耳。則岱忠二人。爲先主所輕可知。故前曹操程昱。俱稱岱忠非先主敵手云。◎關公生擒王忠。張飛生擒劉岱事。史傳無徵。◎演義之筆大抵皆有所本。卽此張飛所云便是。

曹操自來也。殺他片甲不回二語，亦卽本諸獻帝春秋先主所云，若曹公自來未可知耳之意，而參變移易之爾。

薦劉備者公孫瓚也。殺公孫瓚者袁紹也。歸袁紹者袁術也。攻袁術者劉備也。然則欲使袁紹救劉備，不獨劉備意中，以爲必無之事，卽讀者意中，亦以爲必無之事矣。乃劉備偏往求之，袁紹偏肯救之，操之與備合而忽離，紹之與備離而忽合，讀其前者，更不料有後卷事之變。文之幻，真令讀者夢亦夢不到也。

陳登欲求援兵，試掩卷猶之，必以爲求救于馬騰矣。乃舍馬騰而求袁紹何也？曰：馬騰雖同受衣帶詔，而徐州之發使於西涼也遠，冀州之進兵於許都也近，且馬騰勢小，袁紹勢大，舍其遠者小者，求其大者近者，亦是英雄見識。

玄德之求袁紹，卽以鄧玄爲之介紹，而首卷敘述玄德生平，早有師事鄧玄一語，遙遙伏線。且鄧玄盧植俱爲玄德所師，而盧植詳見前文，鄧玄直至此處方纔出現，一先一後，參差錯落，極叙筆法之妙。况又於關公斬將之後，袁紹與兵之說，忽然夾叙馬良歌頌鄧家詩婢一段風流文字，真如霹靂火中偶雜一片清冷雲也。

曹操十勝袁紹十敗之說，於第十八卷中見之，竊謂繼此以後，必叙袁曹交鋒之事，乃隔卷數卷，直至斯編，方始起兵相持，而猶未交鋒也。各各奮勇而來，各各解散而去，虎頭蛇尾，可發一

笑。只因袁紹性格不出謀士料中。遂使三國文字。竟出令人意外。

或疑曹操見檄必怒。似宜增病。而病反因之而愈。其故何也。曰此與聞許劭之言而大喜。同一意也。人莫能識其奸雄。而有人焉能識之。彼亦自以爲知己。人莫能斥其罪惡。而有人焉能斥之。彼亦自以爲快心。今有諛人者。諛得不着痛癢。受諛者必不樂。然則罵人者。罵得切中要害。受罵者豈不覺爽乎。武嬰見賂賓王檄。嘆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使武嬰見檄而怒。罵賓王。便不成武嬰。使曹操見檄而怒。罵陳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敗不足論。而文人之筆。千古常伸。袁本初雖不能勝曹操。徐敬業雖不能除武嬰。而陳琳賓王之文。至今膾炙人口。卽謂曹操已爲陳琳所殺。武嬰已爲賓王所誅。可也。吾所惜者。賓王數武嬰之惡。已盡。陳琳數曹操之惡。未盡。蓋陳琳草檄之時。董妃尙未死。伏后尙未弒。董承等七人。及孔融耿紀等尙未遇害。故數操之惡。止數得一半耳。然而操已聞而下汗矣。若使於董妃既死。伏后既弒。董孔諸人既遇害之後。再邀陳琳之筆。以罵之。其痛快又當何如哉。

當劉備立於孫瓚背後之時。劉備面儼。然座上一諸侯也。孰意今日乃俯首而爲曹操爪牙。又被關張提起放倒。呼聲喝去。直如小兒。豈不可恥之甚乎。今之居上座者。切宜仔細。慎勿爲立人背後者所竊笑也。

玄德猶舊忠二人而不殺。尙欲留爲講和之地。其與袁紹之頓兵河朔。遷延不進。毋乃同耶。曰

酌。否。紹。之。力。足。以。戰。而。不。戰。備。之。力。不。足。以。戰。故。不。欲。戰。袁。紹。性。慢。是。無。主。意。劉。備。性。慢。是。有。期。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玄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應前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爲晚也。孔融心向玄德來可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

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於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入。使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與孔融之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使者口中就便帶出劉表詡大笑曰：汝可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尙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袁術始而誤

軍法斬之。繼而借號紹不能以大義誅之。責紹者正當責其不能討術。不當責其不能容術也。賈詡初隨李傕。後隨曹操。雖有知謀。不知順逆。故其言如此。可  
笑。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  
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讎。安得相容。應前第十曰。  
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  
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操方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今之錦上添花者。好向  
富厚處納款。不樂向寡  
乏之處通情。請曹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

軍無疑焉。繡從其言。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  
某來結好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於階下。操忙  
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於心。亂其叔母乃曰小過  
失。虧他這副老面皮。遂封繡爲揚武將  
軍。封賈詡爲執金吾使。操又得一謀士

**張繡**右叙張繡降操。據張繡傳。曹操與袁紹相拒官渡時。繡從賈詡計。以  
衆降操。不言操使劉曄往招。惟袁紹則確往招之。賈詡傳曰。紹遣人招繡  
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木初。兄弟尙不

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且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且與曹爲讎，詡乃爲繡陳三宜從之說。繡遂率衆歸曹操，其策盡悉與此同，惟係張繡自來降，爲小異耳。

操卽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

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

只此一句引出禍正平來

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

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

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

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

不曰薦之丞相而曰薦之天子，融知正平固不爲操用者也。

於是遂上表

奏帝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恩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指漢武帝將弘基

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逼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

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一句言其品英

才卓犖，一句言其才

初涉藝文

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桑弘羊武帝時人安世默識。張安世宣帝時人以衡

準之誠不足怪。一段美其才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嫉惡若讎任座抗

行。任座魏文侯時人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只此數語便為彌衡罵曹操張本鷲鳥累百不

如一鷲。郭嘉程昱等皆鷲鳥耳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聘詞溢氣全涌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詭責也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

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與爲比。一段言其少年

有志應前年二十四句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

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

寶。語亦奇麗非常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辭陽阿名曲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

飛兔腰褭。古良馬絕足奔放良藥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

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無禮禰衡仰天嘆曰天

地雖闊何無一人也。開口便異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高祖

踞見鄙生生貴之高祖便起對

今曹操不謝宜正平之終怒也。衡曰：願聞。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

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樂進、李典，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

呂虔、滿寵爲從事，于禁、徐晃爲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

得無人。

曹操自誇其謀臣戰將叙得參差有勢

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

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

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使傳

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

可使屠豬殺犬。夏侯惇稱爲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爲耍錢太守。

完體反言之也。耍錢正言之也。

之也。然恐天下不獨一曹子孝矣。

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

罵得暢快

操怒曰：汝有何能

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

配德於孔顏。

異人處只在此二句

豈與俗子共論乎。

禍衡自贊亦如孔融之贊衡

時只有張遼在側。

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燕享，可令禰衡充此職。

衡欲使張遼擊

鼓鳴金卽以其鄙薄張遼者命衡也

衡不推辭，應聲而去。

玩世不恭有詩人簡今之風

遼曰：此人出言不遜。

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

彼自以爲能故令爲鼓吏以辱之奸雄作用故欲辱衡誰知反爲衡所辱也來日操於省廳上大

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爲漁陽

三搥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於草木之器能作金石之音正所謂激楚陽

廣陵散並稱絕調惜乎今不傳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

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孟嘉落帽以傲桓溫禰衡裸衣以坐客皆掩

面衡乃徐徐著裋顏面不變真是目中無人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

罔上乃謂無禮明叨道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既聽伐鼓淵淵

曰汝爲清白誰爲汗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

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

濁也前既與詆其謀臣將士今却名獨罵曹操又罵之於伐鼓之後可謂鳴

鼓而攻之矣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禰衡罵曹操一篇言語

十分鋒銳吾乃天下名士用爲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索性

盡性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禰

絕

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用高宗夢傅說事。台使有罪者充役。謂之胥靡。傳說築牆于傅巖之野。是代罪人役也。

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爲使。如劉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

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禰衡頗強。趨可掬。却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

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人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

問曰。何爲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鼓音之悲。正爲此耳。衆皆曰。吾等是死

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大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禰衡以漢帝爲

頭不似彼衆人。以曹操爲頭也。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污刀。衡曰。吾乃

鼠雀。尙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裸蟲。然則其視曹操不過如蟻中之王。蜂中之長耳。衆恨而散。衡至

荊州。見劉表。舉雖頌德實譏。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不喜禰衡。如葉公。表好名士。而不喜禰衡。如葉公。令去

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

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

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劉表使見黃祖。卽曹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借刀于表。而表復乞諸其鄰而與之耳。衆皆

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禰衡

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與賈詡勸張繡相同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爲天子之臣，不得復爲將軍死矣。」先說在前，後來不得罪之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嵩辭表到許都，見操，遂拜嵩爲侍中、領零陵太守。果應韓嵩所言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禍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荀彧雙問韓嵩二人操曰：「禍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曹操單答禍衡一人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禍衡。此事不用實叙，只在使者口中虛寫省筆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禍衡共飲皆醉，祖



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土木偶人耶。衡之視人不是死屍。即是木偶。所以取禍。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此非黃而劉表殺之亦非劉表殺之而曹操殺之也。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邊。後人有詩嘆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喪首此江頭。而今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却說曹操知禰衡受害。笑曰。禽儒舌劍。反自殺矣。不說自己殺他。又不說別人殺他。反說他自殺。奸雄之極。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興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以上按下荆州一邊。以下再叙許都一邊。

**國語**右叙禰衡之死。◎孔融薦禰衡表文。載後漢文苑。禰衡本傳。此卽本之。◎禰衡見曹操傲慢不恭之處。略載禰衡本傳。及文士傳中。與此小有出入。後漢禰衡傳曰。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

不肯往，復數有恣言，操懷忿，因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是則擊鼓之前，衡未嘗先見操，而有何無一人之嘆也。◎至其謾罵諸文武，如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等語，據本傳所載，乃平日與友問答之語，非與曹操語也。傳曰：或問荀文若趙稚長如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云，亦不涉其他諸人，是亦小異處。惟演義卽本其二語而更推廣之耳。◎裸衣擊鼓罵曹一段，據衡傳稱：操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鼓角吏所戴之冑）單絞（卽腿裳也用青黃二色）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三搥，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粗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徐取岑牟單絞着之畢，復三搥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是則祇有裸身辱曹，而未嘗以眼濁心濁等語罵操也，此亦小異處。◎諸文武於東門外祖道事，亦載衡傳，傳曰：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

供設於城南，乃相戒曰：今因其後至，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莫有興，衡坐而大號，衆問故，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此亦小有變化。◎禰衡雖見殺於黃祖，然祖實敬愛衡，甚至衡爲之書記，相處亦有日，祖子射尤重衡，殺時射往救，已不及，衡又在彼作鸚鵡賦，此爲少略。

且說董承自立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將叙元曹飲酒先叙元旦染病老泉詩曰：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猶傍醉中來。正步此合

帝知國身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爲吉平。當時名醫也，不到董承府，用藥調治。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嘆，不敢動問。但知其身病，不知其心病也。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前二十回中，雖几而臥，乃是日裏，今和衣而睡，乃是有情。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快暢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

十二萬從北殺來。之快暢極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

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

此機會。更快暢極承大喜。隨卽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綽槍上馬。疾

此有起色矣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衆兵皆到。董承手提寶

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剗去。隨手而倒。一路看來

此快事何其天從人願至如此之易。霎時覺來。乃南柯一夢。半响歡喜讀至此句不覺掃興口中猶罵操賊不

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平。承驚懼不能答。楚莊王將有所謀必屏人

也。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嗟嘆。不敢動問。恰

纔夢中之言。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滿朝

不及一醫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爲誓。獻帝刺指寫

爲誓二指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且曰。今之謀望不成者。乃劉立德馬

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說出平曰。不消諸公用心。操

賊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醫生之手承問其故。平曰。操常患頭風。痛入骨髓。

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

乎。一帖藥。勝是百萬兵。

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

方是真正良醫。不但醫董承身病。并醫董

承心病。不但醫董承心病。且醫獻帝心病矣。

時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

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

夫大是誤事。各人重責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懷恨。晝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

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

前十四回中馬宇為家童所首。此處董承亦同為家童所首。前略後詳。事雖同而文各異。

操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五人。只說得在家

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著甚的。近日

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秦慶童口中妙在說得不明。但見白絹不見詔血。但知寫字咬指。不知所議為何。正如斷碑之文。不

甚可讀。而以意度之。自能猜測而得也。

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

追尋。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

府。操之病是假病。平之醫亦是假醫。

操臥於床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

自然不消第二服。教取藥罐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

遲延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

水二鐘，姜三片，滓不再煎。

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

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爲我心腹之人，何不

先嘗而後進。

先嘗則不能進矣。

平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

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撥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

事變未成。

而吉平之勇過於專諸矣。

操曰：吾豈有病？特試汝耳。汝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個精壯

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

此是一拷吉平。

操坐於亭上，將平縛倒於地。吉平面不改容，

略無懼怯。

想其懷藥入府時，已置死生于度外。

操笑曰：量汝是個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

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

殺汝，豈獨我乎？

絕似施全對秦檜語。

操再三盤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

先說人皆欲殺不獨是我，又說我自欲來殺不關人若論有人指使則天下人皆使我來，若論無人指使則更無一人使我來也。

今事不成，惟

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

可對証，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

惡極。

傳令次日設宴，請衆大臣飲酒。惟董

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

一人因恐而不來，數人因恐而皆至。

操於後堂

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爲樂。我有一人可爲衆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湯今操用他爲

醒酒。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著吉平。拖至階下。此是

吉平。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

詞。操教先打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衆。睜目切

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足

人之數者劉玄德也若添一吉平則八人矣乃白絹。平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

狀上本無吉平面慶童口中却無玄德猜測得妙。人面面相覷如坐鍼氈。曹操意中八人認作七人曹操座上

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硬。操見不招且教牽去。還不許他。衆官席散操只留

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之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

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曹曰白絹中寫著

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証。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

迴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慶童只首。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

妾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

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

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次日帶領衆人徑投董承家探病。前吉平至曹

今曹操至董承家中探病都是不懷好意。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

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曹操雖吉平是假病，董承患曹操是真病。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

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竟款

平三拷當救生七發。前日醒酒是以吉平爲渴。今日起病是又以吉平爲酒矣。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

平至階下。北爲三大罵曹操逆賊。見曹操便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

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曹操只道一人

曰：誰使你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妙人心所存操怒教打

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

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爲誓，誓殺國賊。絕不抵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

指。今之庸醫以十指殺人者亦當以此法殺之。曰：一發截了，教你爲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

舌可以罵賊。爲張睢陽齒操令割其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



供招。

不知者讀至此必以爲將供出董承矣。

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

闕拜曰：臣不能爲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

立誓以殺曹操是其忠也。至死不招董承。

是其義也。彼禍最慘，性骨最烈，不意醫生中乃有此人。

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

有詩曰：

漢朝無起色。

醫國有稱平。

立誓除姦黨。

捐軀報聖明。

極刑詞愈烈。

慘死氣如生。

十指淋漓處。

千秋仰異名。

**破題**右叙吉平之死。◎吉平聞董承夢囑，因亦咬指爲誓等事。後漢書及陳

志均不載，惟漢晉春秋中略及吉平事，亦祇言下藥遭刑，而無咬指等語。

◎慶童雲英之事，尤爲史所不載，諸野記稗史中亦無之。◎吉太醫下藥，

據漢晉春秋云，洛陽吉平，因憤曹操之專恣妄上，常欲謀之，自荐爲操醫

頭風，暗以毒圭入藥劑中，被驗事露，慘遭酷刑，此卽本之。◎董承等圖操

事泄被害，據後漢書祇載董承王子服種輯三人，爲受密詔事，曹操殺之，

夷三族，云云，不及吳碩等。◎又漢晉春秋載，吉平係庾死於獄，非在操前

撞階死也。分裂其肢體之事，尤不見載。然既云慘酷，則此等亦皆包含之矣。凶奸如操，不可謂其無此慘刑也。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卽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尙抵賴乎？」卽喚左右擊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曹操一向只知有義狀，今日方知有血詔。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個。操回府，以詔狀示衆，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曹操此時竟欲爲董卓所爲矣。正是

數行丹詔成虛望，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禍衛耳。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禍衛則不事操而并不屑與周旋者也。三人皆爲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衛最剛，故三人之死。

亦惟衡獨早操自負好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操之出使正平於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極言此意。予曰不然。爲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於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爲不殺琳而必殺衡與。

爲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刃於表。表復借刃於祖。是血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

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爲惋惜。雖然。天地夢蘊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漢之變而爲三國。三國之變而爲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真。夢如董承。直謂真焉可矣。

宵讀曇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考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憾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

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讎。一曰王明妃再入漢宮。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霽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便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

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為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漢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為真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為良藥。斯真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秦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也。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琴三搗。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憤。當滿引一大白。

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却因招安張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劉備。至搜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于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眾謀士商議。欲廢却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

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

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操賊幾為董卓所為而卒末。只將董承

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

不下淚。不特當日見者下淚。即今日讀者亦為酸鼻。後人有詩嘆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天言出禁門。當年曾救駕。此日更承恩。

憂國成心疾。除奸入夢魂。忠貞千古在。成敗復誰論。

又有嘆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慷慨思將君父酬。赤膽可憐捐百口。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衆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弒董貴妃。咄咄怪事。貴

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補叙貴妃一筆。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

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點綴好。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

色。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大驚失色。豈不奇怪。操曰。董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言董承

而帝故意誤言。董卓蓋操乃今日之董卓也。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

戰慄曰。朕實不知。晉讀左傳周鄭交質。籒王曰無之句。爲之一嘆。今獻帝朕實不知。正復相似。○此時宰相儼如問官。天子竟似罪人矣。

操曰。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口詞難賴。手跡既真。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

妃有五月身孕。望丞相見憐。帝因孕而欲求於其身。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

留此女爲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后度不能免其

○宰相作色。帝后哀求皆絕奇之事。操曰。若留此逆種。爲母報讎乎。天子之嗣乃曰逆種。是何言與。董妃泣告

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妃度身孕俱不能免。但泣求全屍矣。可憐。可恨。令我不忍注目。操令取白練。至面

前。因乃兄列名於白絹。遂使其妹累命於白練。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何言之痛也。讀者能

不鼻酸而髮指乎。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

勒死於宮門之外。魏巍至尊。不能庇一女子。其天翻地覆時也。後人有詩嘆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傷哉龍種並時捐。堂堂帝主難相救。掩面徒看淚湧泉。

操諭宮監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

同罪。爲後文伏完事露伏筆。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爲防禦。獻帝此時

獄中

**致證**右叙曹操逼死董妃。◎曹操帶劍入宮，怒殺董貴人，事陳志操傳不載其語，明係陳壽偏阿曹魏之證。後漢書獻帝紀中亦不詳，惟伏皇后紀載之，伏后紀云：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復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方有姪累爲之請，不能得，其殘暴犯上如此，可見演義所述皆非過甚之語。○此稱董貴人爲董承之妹，據後漢書所稱，則爲承女，而陳志裴注中，嘗証稱承於獻帝爲丈人，因古無丈人之稱，故曰舅云云，然則董承之國舅，確非妻兄弟之舅，而爲妻父之舅也，據此是董貴人當爲承女而非承妹，此爲小誤。

操謂程昱曰：今董承等雖誅，尙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敵，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圖之可也。爲後誘殺馬騰伏筆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輕敵。以上將馬劉二人並說況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若我一旦東征劉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放下馬騰專策劉備又因劉備轉策袁紹，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待其羽翼既

成。急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決。何足憂乎。操以玄德為英雄。不以本初為英雄。正與青梅煮酒

時談論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相合

嘉曰。紹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妬忌。此操語又添不足憂也。劉備新整軍

兵。衆心未服。二語為後關張部卒許曹降卒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

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二十萬大軍。分兵五路下徐州。下徐州五路分兵攻

路只虛寫後八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

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玄德修書一

封。此時玄德竟親自寫書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

進。前託鄭玄致書今又託田豐引進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

形容憔悴。衣冠不整。作怪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令人

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惟最幼者極快吾意。婦人愛少子。丈

疥瘡。命已垂絕。紹所患者不過小兒之病。小兒所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可

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



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

靈前欲緩戰今欲急戰此量時度勢之言與沮受一味言

戰者不同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

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

曹昂死而曹操只哭

一典章袁熙病而袁紹不肯救劉備袁曹優劣又見如此兄前鄭玄致書之時

董承未死血詔未泄今此事已露玄德書中必詳言之乃紹見書而不一發憤

可謂無氣。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相

助之處。

爲後劉備投袁紹伏筆

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失此

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嘆而出。

真正可惜○玄德求救於紹不出程昱所料袁紹不肯發兵不出郭

嘉所料也孫乾見紹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言此事，玄德大驚曰：

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

可破曹操。

此計亦可但嘴不過曹操耳

玄德曰：素以汝爲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

用計。

又將前事一提

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且說曹操引軍往小

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响亮，將一面牙旗吹折。

孫堅之死有風報應曹操之勝亦有

風報應操便令軍兵且住，聚衆謀士問吉凶。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顏色。

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旂。單旂曰角。雙旂曰門。旂乃青紅二色。董承之死。只因紅詔。

一紙白絹一副劉備之。敗却因青紅牙旗一面。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張飛之計早被。荀文若占出。

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方纔東南風起。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爲主何

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爲今夜必主有人來劫寨。謀士所。見皆同。後人

有詩嘆曰。

吁嗟帝冑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牙旗折有兆。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卽當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紮營寨。餘衆八面

埋伏。九里山前十面埋伏。小沛城外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既寫風又寫月。忙中備有此閒筆。玄德在左。張飛

在右。分兵兩隊進發。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爲得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

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

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曹操分撥八面之衆。前不叙明至此方點出。張飛左冲右突。

前進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正是。朱靈

朱靈

路昭及車陶所領之兵也

飛正殺間。逢著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

圍而出。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

住。尋思無路。只得望碭碭山而去。

按下張飛下文單叙玄德

却說玄德引兵劫寨。將近寨

門。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

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

叙張飛處

既詳叙玄德處不得不略然非略也其詳已在張飛劫寨中矣

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

順筆虛寫不消實叙妙

只得棄

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

亦虛寫一句

玄德自思無

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

還記

相遇時否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也

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

北而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

李典在正北夏侯惇在東北夏侯淵在西北玄德望北而逃正當與三路軍相遇耳一筆不亂

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了姓名。來

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來。即便開門出迎。

袁譚較勝乃翁而乃翁反愛其少子何也

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

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

回。袁紹親自引衆出鄴郡三十里迎接玄德。回想虎牢關時真前倨而後恭矣。玄德拜謝。紹

忙答禮曰。昨爲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怏怏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

渴想之思。繁禮多儀。玄德此時止剩一身自稱孤窮劉備真不經也。久欲投於門

下。奈機緣未遇。今爲曹操所攻。妻子俱陷。天子不能保其一貴妃董承等不能保其七百餘口。玄德又安能保

其二夫。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慙。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

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按下文單叙雲長。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

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入

城。安民已畢。隨喚衆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

若不速取。恐爲袁紹所得。或已知備之必投紹矣。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若得之

以爲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欲說降關公亦大難事。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

降。曹操但知其武藝人材。郭嘉獨知其義氣。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

一面之交。願往說之。衆見之。乃張遼也。回想白門樓相救之事。已滿數卷。此意忽然照應。程昱曰。文

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其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整備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鯨魚。

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設證**右叙操擊劉備。◎袁紹爲嬰子疾。辭出兵之事。悉本紹傳。已於前二十回攷證中引之矣。◎田豐以杖擊地而嘆。亦見前証。◎陳志曹操傳曰。建安五年。操自將東征先主。郭嘉亦勸之。遂東擊徐州破之。生擒其將夏侯博。先主遂走奔袁紹。操并虜先主妻子以歸。卽是此役。◎袁紹親出遠迎先主事。見紹傳及先主傳。當時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父子傾心敬重先主。◎曹操欲降關公事。據操傳所載。徑稱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云云。而關公本傳。則但稱禽公以歸。禮之甚重。可見公但被禽。未嘗降曹也。與此正同。

曹詠唐人弔馮鬼詩曰。可憐四紀爲天子。不及羅家有莫愁。其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

其兄之誤國。董妃之死。死於其兄之夢君。夫以兄之罪而殺楊妃。今人猶爲之惋惜。况以兄之忠而殺董妃。能不爲之悼嘆乎哉。吾以爲董妃之冤。寔於太真。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玄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牽制於小兒。亦不得已耳。衣帶詔之事。既聞。董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己之幼子有疾。猶然繫懷。君之孕嗣遭殃。不爲動念。以四世三公。代食漢祿者。反不如醫生之盡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禰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禰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爲痛快。今恨不將陳琳檄後之事。再教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無瑕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冀州。欺韓馥。又負公孫瓚。其罪一。催汜之亂。不問勤王。其罪二。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號。而又欲迎之。其罪三。爲紹計者。恐我盡言以責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敢更罵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以假仁義。虜北之救。坐視邢亡。楚丘之封。直待衛滅。又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其責楚也。不責其僭稱王號。吞併諸姬。而俱問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同此意也夫。

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伺。今則有虛可乘。審勢而爲謀。惜袁紹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圖毒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豐不和。故前田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

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有不宜戰之說。助之。但從自己門戶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古來朋黨之害。往往在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朔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况袁紹一隅之主乎。

爲天下者不顧家。玄德前敗於呂布。遂棄妻小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委呂后於項羽。正復相同。彼袁紹室家情重。戀戀小兒。豈得爲成大事之人。

袁紹與玄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玄德於袁紹三番求救。第一次鄭玄作東。第二次自己致書。第三次單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備亦青疎而今密。非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乎此者。依託呂布。又依託曹操。後乎此者。依託劉表。又依託孫權。梵梵一身。常爲客子。然則備之爲君。殆在旅之六五云。

操之敵紹。能以寡勝衆。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衆。是備之用兵。不如操矣。然爲將之道。在能用兵。爲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兵之人。備之所以敗者。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葛。雖關張之勇。無所用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智。不能當耳。而諸葛不爲操所得。獨爲備所得。善乎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韓信養將兵。一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用兵。則勝於備。而用人則遜於備矣。

## 性命交關

近據肺病療養院及上海延澤醫院院長趙醫師等報告。證明患肺癆症日增之原因。大部份係傳染而得。尤以智識階級中文弱者爲最多。間有喜閱舊污書籍而傳染肺癆者。亦復不少。按舊污書頁中。往往潛伏患肺癆者鼻息傳出之病菌。讀者不察。一經吸入肺部。不幸罹此危症。生命堪虞。亦一大原因也。故奉勸閱書諸君。切勿租借他人已看過之舊污小說。而危害自己之生命也。

上海大衆書局附識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卽差劉備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爲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計亦甚善。操聽其謀。卽令徐州降兵數十。徑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以爲舊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次日夏侯惇爲先鋒。領兵五千來搦戰。關公不出。惇卽使人於城下辱罵。非罵以激。關公大怒。引三千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公亦見及此。但恨稍遲耳。只聽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過。勒兵再回。徐晃許褚接住。

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廝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歇。曹兵團團將土山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前張飛失陷二嫂於徐州。今關公亦失陷二嫂於下邳。一是夜間。一是日裏。一是醉後。一是醒時。關公於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却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不從曹操一邊。特叙起却從關公一邊。帶叙出好。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特爲下邳着急。更爲陷二嫂着急。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再欲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文遠欲來相敵耶？以己度人各爲其主。是關公語。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叙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關某乎？不是敘便是說。關公此時語氣落難合。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兄？又將白門樓事一提。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既非敵。又非說。則是助矣。以己度人。朋友情重。又確是關公語。遼曰：亦非也。公曰：既不助我。來此何幹？語氣又落。落難合。遼曰：玄德不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衛玄德家眷。不許驚擾。先言二嫂無恙。以安其心。如此相待。

弟特來報兄。

二句又含吐得妙。

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

不是敵不是助，竟是說矣。

吾今雖處絕

地，視死如歸。汝當速去。吾卽下山迎戰。

瀟灑數語，至今讀之，鬚眉欲動。

張遼大笑曰：兄此言

豈不爲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爲天下笑？遼曰：兄今卽死，其罪

有三。

凡說英雄人譽之不動，資之則動。甘言卑詞，不若嚴氣正色。此極得說關公法。

公曰：汝且說我那三罪。遼曰：當

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卽戰死。倘使君復出，

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是玄德若死，關公不得獨生。玄德若

生，關公安得獨死？

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兄今死戰，二夫人無所倚賴，負却使君

付託之重，其罪二也。

是公死而使二夫人亦死，是公誠於死，倘公死而二夫人或未必能死，則益有憾於死。

兄武藝超

羣，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爲

義？其罪三也。

關公心存漢室，遼卽以漢室二字動之。關公以死爲義，乃張遼偏說不是義妙。

兄有此三罪，弟不得

不告。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如何？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不

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何處，卽往投

之。

此二字方刺入關公耳中。

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園之約，三者可留有用之

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二爲第一。以三罪中第一爲第二。錯綜得妙。古人本無印板說話。今人奈何有印板

文字。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從我。卽當卸甲。如其不允。吾甯受

三罪而死。遼因三罪說出三便。公又因三便說出三約。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

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君臣之分。二者。

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嚴男女之義。三者。但知

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明兄弟之義。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望文遠

急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吾爲

漢相。漢卽吾也。曹操欺天下而天下受此欺。正爲此語。此可從之。第一件似難却易。遼又言二夫人欲

請給皇叔俸。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內。更加倍與之。至於

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第二件真是不難。遼又曰。但知立德信息。雖遠必往。

操搖首曰。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事却難從。操之所難。正在第三件。遼曰。豈不聞豫讓

衆人國士之論乎。劉立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

憂雲長之不服也。爲後文贈袍贈金。贈馬諸事。張本。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張

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關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

告知其事。然後投降。幾於三事之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

至十里。奸雄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曹操生平以詐

則信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應前張遼所云軍民盡無傷害。竟到府

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

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

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

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事嫂如事兄

稟命於二夫人問那三事。關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軍

入城，我等皆以爲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應前張遼所云：不許驚擾。叔叔既

已領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曹操日後不肯容叔叔去尋皇叔。曹操難在弟

亦疑曹之難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爲後文五關二夫人曰：叔叔自

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女流偏要獻口此二關公辭退，遂引數十騎來

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入拜。操慌忙答禮。關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相見，足慰平生之望。與袁紹接

似然紹繁禮處文操深心厚貌各自不同

關公曰：文遠代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再面決

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公曰：關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

關將第三事再申明一遍

此時恐不及拜辭，伏乞見原。為後文不辭而去伏筆操曰：玄德若在，必從

公去。但恐亂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尙容緝聽。緩語亦妙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

日班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

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

達旦，毫無倦色。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試之而及男女之辨凜然不亂

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既到許昌，

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爲兩院，內間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

居外宅。操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爲偏將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

衆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上座。禮貌下足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

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金帛不足以動之

○爲後封金伏筆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

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好色不足却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

皇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今天下有如此悌弟否操聞之。又嘆服關公。

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卽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

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衣錦尚綱非惡其文之著惡其舊之沒也操笑曰：雲

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賜也。某今日穿之。如見

見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穿於上。至性至情讀至此令人淚下操嘆

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一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

於地。不知爲何。請將軍速入。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爲何悲泣。甘

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

矣。是以相哭。董承有夢甘夫人亦有夢董之夢似吉反凶甘之夢似凶反吉夢長夢短各自成趣關公曰：夢寐之事。不

可憑信。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

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前不叙關公下淚此於曹操眼問其故。公

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勸。公醉。自縛其

髻而言曰。生不能保國家。而背其兄。徒爲人也。醉後心熱。乘醉縛操問曰。雲

長髻有數乎。不憚其言中之意。而但問其手中之髻極公曰。約數百根。每秋

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恐其斷也。陸士龍自愛其操以紗錦

作囊。與關公護髻。細其人并嫻其髻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

於胸前。帝問之。關公奏曰。臣髻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

腹。帝曰。真美髻公也。此鬚既貯相囊。又經御因此人皆呼爲美髻公。聞中忽

一日。操請關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

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如火炭狀。

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自白門樓後。此

忽然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人擇主馬亦擇主。幸哉。赤兔今乃落其

天。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人金帛。公未嘗下拜。公平日之不輕

補出。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而貴馬耶。關公曰。吾知此馬日行千里。



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面矣。非爲馬而拜。爲兄而拜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嘆曰。

威傾三國著英豪。二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去心。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心口如一。略無隱諱。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出言如金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不負桃園。同死之盟。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關公之義。使奸雄心折。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去。操然之。按住雲長一邊。以下再叙玄德一邊。

**攷證**右叙關公降操。◎關公屯兵土山。張遼往說以三罪之語。公本傳及張

遼傳均無徵，惟魏氏春秋有云，雲長兵敗下邳，爲操軍所截，不得歸邳，遂近屯小土邱，自分必死，操因愛其人，欲生致之，遣張遼單騎往說公降，公乃與遼同赴見操云云，亦不載三罪三事等語，此爲作演義者體公之心，及張遼往勸時之難於措詞，故爲此言也。◎三事之約雖無所本，確皆爲關公心中之事，亦皆本諸當時事實，惟保護二嫂同往一事，則諸家紀載均無之，公本傳及先主傳，祇稱操虜先主妻子，并禽關公以歸，不言公同往，而演義卽將此二語牽合之，故有此保護二嫂之一事。◎曹操迎接關公等事，皆本公傳操禮之甚厚一語。◎秉燭達旦一事，世相傳以爲佳話，然事殊無徵。◎拜公爲偏將軍，是爲正史所載。◎贈袍之事，亦本正史中，操禮公甚厚，及知公必去，重加賞賜之二語而作，梁章鉅楹聯叢話載，河南許州八里橋關帝廟畫像，畫帝騎馬居中，曹操及張遼等分立兩旁，酌酒饒行之圖，其聯句中有他日相逢岐路，肯忘樽酒綈袍之語，梁亦曾引正史爲之駁，正曰，並無酌饒贈袍之舉，此殆鋪張演義之言，而忘其非事。

實也。云云。然撰聯者固不可涉用演義語爲典實，而作演義者，則要不妨據正史而衍繹推廣之也。◎贈馬之舉，亦同贈袍之例。◎曹操囑張遼探訊公，而公答以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等語，皆本正史。公本傳曰：曹公壯關公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因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公，公乃嘆曰：吾極知曹公待吾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縱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遼以公言報曹操，曹操義之云云。此皆相同。

却說玄德在袁紹處，且夕煩惱。紹曰：玄德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操。玄德處處先說兄弟後及妻小上不能保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今春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田豐第一次不欲戰，第二次欲戰，今第三次不欲戰，隨時通變，正與沮受不同。紹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玄德曰：曹操欺君之賊，明公若不

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

玄德只以衣帶詔爲重。

紹曰。玄德之言甚善。遂欲興兵。田豐又

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

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中。

不聽其言。又辱其身。待士如此。安能勝操乎。

沮受見田

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其家財。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

則一身不保矣。衆皆下淚送之。

與寨叔哭師相似。

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

沮受諫曰。顏良性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

發至黎陽。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急議興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

府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爲前部。

只爲欲去敵急欲立功。

操曰。未敢煩將軍。早晚有

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接劉延告急

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筍住。

又是一座土山。

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

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

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領諾。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

立馬於門旂下。見宋憲馬至。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

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猛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讎。操許之。續

上馬持矛徑至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

馬下。呂布之馬已爲關公所騎。呂布之將又爲顏良所殺。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

二十合。敗歸本陣。寫得顏良聲勢。越視得雲長聲勢。正與寫華雄一樣筆法。諸將悚然。曹操軍敗。良亦引

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

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

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是直欲借袁紹之手

以殺玄德也。昱之計亦譎矣哉。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卽入辭二嫂。二嫂曰。叔叔此

去。可打聽皇叔消息。早爲後卷伏筆。關公領諾而出。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寫關公第

青龍赤兔。正復成對。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叙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

當。特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

上土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所謂以客禮相待。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

旗幟鮮明。槍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關公曰。以

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

語殊趣。○鷄犬又以土瓦爲之。輕之殊甚。

操又指曰。麾蓋之下。繡袍金甲。

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

顏鋪出賣首級不誤主顧。○關公出語亦甚風流。然則世之建虛名者。大半皆賣首之標矣。

操曰。未可輕視。誇獎顏良。正激怒關公。不

用請他却用激他妙甚。

關公起身曰。某雖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

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可忽也。

亦激他一句。

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山

來。鳳目圓睜。鬚眉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

正在麾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措

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敏得出其不意。所以謂之刺也。忽地下馬。割了顏良首

級。拴於馬項之下。插標賣首。今已被青龍刀買去矣。飛身上馬。提刀出陣。如入無人之境。寫

神威真如生龍活虎。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

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衆將盡皆稱賀。公獻首級於操前。操曰。將軍真

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

取物耳。既念其兄。又誇其弟。公固處處不忘兄弟也。○探囊取物。與插標賣首。正映射極趣。○叙關公一邊太熱。覺翼德一邊太冷。却從關公口中突

然一操大驚。回顧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

記之。爲長板橋伏筆。

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髯使大刀

一勇將。

不知其名，但言其狀在河北軍士眼中，口中畫出一關公。

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紹驚

問曰：此人是誰？沮受曰：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指玄德曰：汝

弟殺吾愛將，汝必通謀，留你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

使袁紹此時果殺玄德雲長知

之，必立誓報讎，務殺袁紹而後死。是既借雲長之手以殺玄德，又借雲長之手以殺袁紹也。程昱之計，真是可畏。正是

初見方爲座上客，此日幾同階下囚。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致議**右叙關公陣斬顏良。◎田豐諫袁紹語，見紹本傳。◎紹問先主，先主勸

紹出兵，紹傳及先主傳皆不載，恐非事實。◎關公自請爲前部先鋒，操曰

未敢煩將軍等語，適與正史相反。按公本傳及操傳，均稱曹操使張遼及

公爲先鋒擊之。◎程昱保舉，及公辭二嫂事，正史均無之，然作者所以必

運之於此，而後始請關公出戰顏良者，非故與史相反，蓋欲插入以雲長

敵袁，即使袁紹殺先主之計耳。◎土雞瓦犬，插標賣首二語，均無所本。◎按公本傳稱，公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云云，故此下馬上馬，如入無人之境，然未及答語，手起一刀，既未免太易，又似不合公之所爲，此爲演義輕忽之處。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爲不降曹三字下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雲長卽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爲降漢，而實降曹操者也。呂布袁術等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爲漢卽是曹，曹卽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是曹，將兩下劃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十分見識，非熟讀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張遼三罪，第一是負辱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匡扶漢室。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嫂，末言尋兄弟，一辨君臣之分，二嚴男女之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爲第一，以張遼所云第一者爲第三，而曹操聽之，不以第一事爲難，獨以第三事爲難，不知此三事，卽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卽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爲漢，不以曹操爲漢，既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漢，不歸曹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列七人之數，而曹操於董貴妃則殺之，於五家七百口則殺之，獨至甘



糜二夫人不惟不殺。又問禮焉何也。曰此非愛玄德。而猶能忘其讎。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殺甘糜者。爲關公也。使關公而死於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於董貴妃與五家七百口者幾希矣。

觀雲長秉燭達旦一舉。曹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此設心亦甚惡矣。忘玄德離玄德。故欲以此辱玄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之奸。真如鬼如蜮。

關公受袍則納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於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篇。誦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長之不置也。玄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卽劉之將也。關公而殺袁之將。是卽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死而殺玄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爲關公咎也。紹之約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并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投紹。紹之必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料探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難叢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正謂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爲關公咎也。

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玄德。然曹操則始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袁曹優劣。又見於此。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却說袁紹欲斬玄德。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

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赤面長髯之人，即

爲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

此時雲長尚在疑似之間，故玄德只說不是雲長以解之。

袁紹是個沒主張的

人，聞玄德之言，責沮受曰：「誤聽汝言險殺好人。」

第一次欲殺被玄德躲過。

遂仍請玄德上

帳坐，議報顏良之讎。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賊所

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玄德視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乃河北名將文醜也。

文醜之意只在恨顏良之讎，更不去打聽關公消息，故卒爲關公所殺也。

袁紹大喜曰：「非汝不能報顏良之讎，吾

與十萬軍兵，便渡黃河，追殺曹賊。」沮受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

爲上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衆皆不能還矣。」

沮受分兵守險之說，亦與田豐相合。

紹怒曰：「皆

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

既知兵貴神速，何以前番兩次

不肯沮受出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與田豐以杖擊地之言亦復相

同。遂託疾不出議事。玄德曰：「備蒙大恩，無可報効，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

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玄德意只重在此句紹喜喚文醜與玄德同領前

部。文醜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

爲後部。若使玄德在前。文醜不至於死。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後。

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爲漢壽亭侯。漢壽地名

亭侯府名。俗本比處。多說今依古文削去。鑄印貽公。爲後注。印張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

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

後軍爲前軍。以前軍爲後軍。文醜與玄德分前後軍。曹操糧草先行。軍兵在

後。講詐得妙。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剽掠。故令

在前。此是假話。虔曰。倘遇敵兵。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卻有理會。只

說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暫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

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艸四散奔走。後軍又遠。將

如之何。操以鞭指兩阜曰。此可暫避。講詐得妙。人馬急奔上阜。操令軍士皆解衣

卸甲少歇。盡放其馬。其棄糧又棄馬。其令人不測。文醜軍掄至衆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

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荀攸獨知曹操之意。操急以目

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曹操只不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

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却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文醜軍大亂。曹

兵圍裏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只得撥馬走。曹操

能操在土山上指曰：「文醜爲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

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槍，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

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趕，坐

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

徐晃急輪大斧，截住廝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

文醜沿河趕來。此亦寫文醜聲勢，以襯雲長的聲勢。忽見十餘騎馬旂號翻，一將當頭提刀

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突如其來，與斬顏良時又自一樣氣色。大喝賊將休走，戰不三合。文醜

心怯，便撥馬遶河而走。那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

文醜此時若以玄德消息，告關公則不至於死矣。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大驅人馬掩殺。

河北軍大半落水。沮受言不可渡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如垂棘之璧，屈產之乘。

**攷**右叙關公陣斬文醜。◎沮受進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之策，而紹不從，及受出嘆之語，皆本紹傳。◎先主與文醜同攻曹操兵之事，據先主傳則不載，而袁紹傳及曹操傳中則載之。紹傳曰：紹兵壁延津南，使立德文醜挑戰，操兵擊敗之。操傳曰：紹騎將文醜與先主將五六千騎前後至，操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此言文醜令先主爲後部者，卽本操傳前後至之一語也。◎曹操因關公斬顏良之功，表封公爲漢壽亭侯事，與本傳同。◎曹操徙民河西，令將糧食輜重棄散而走，操本傳載之甚詳。傳曰：紹追操兵，渡河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先主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止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乃曰：可矣，乃皆上馬，遂縱兵擊，大破

之，斬醜，紹軍於是大震，此所云云，皆本操傳，惟關公斬文醜，史不明書，以前斬顏良之例推之，亦當專載，此爲演義與正史稍異處。

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立德領三萬軍隨後到。

讀者至此必謂二人相會前

面哨馬探知，報與立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

但聞其形未見其人

立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著漢壽亭侯關雲長

七字。

但見其旗不見其人

立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

知其在此而反喜者信其必不

也。

降曹

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

此時宜必相見矣而竟不相見方喜在原

也。

之近又恨眇之遠咫尺天涯爲之一嘆

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

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佯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少

頃立德至，紹令推出斬之。

讀者至此爲立德吃嚇又代關公吃嚇

立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

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立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

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知公必怒，此借公之手，而

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

程昱所言不出立德之料

袁紹曰：立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

害賢之名。第二番欲殺又叱退左右。請立德上帳而坐。立德謝曰。荷明公寬

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

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讎。若何。前者袁紹尚在疑似

是雲長以解之。今袁紹更無疑感矣。則又言招來雲長以解之。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

也。還記虎牢關前盟。主為坐而叱之否。立德修下書。命未有人送去。此時不即寄去紹令退軍

武陽。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袁紹此語又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

口。自己班師回許都。大宴衆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艸在

前者。乃餌敵之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此時方纔說明衆皆歎服。正飲宴間。忽報

汝南有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言進

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惟其急欲歸劉故急欲報操耳操曰。雲長建立大功。未

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閑。必生病疾。英雄語立德脾肉復生之嘆亦是此意曹操

壯之。點兵五萬。使于禁樂進爲副將。次日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

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頻令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

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箭住營寨。當夜營外拏了兩個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乃孫乾也。來得突兀。出於意外。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

一向踪跡不聞。今爲何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孫乾

一向蹤跡只用他口。中一句說出極省筆。今將軍爲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人無恙否。關公

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未得其便。今

劉龔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又幸得將軍到此。因特令小軍引路。教某爲

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玄德

公相見。玄德寄書未到。孫乾相見在前。雲長欲知乃兄消息。不從河北知之。却從汝南知之。皆出意外。關公曰。既兄在袁紹

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二將。恐今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袁紹殺已也。恐因此而玄德又不

袁紹處耳。乾曰。吾當先往探彼虛實。再來報將軍。亦深玄德向在袁紹處與否也。○爲後文於中報信伏筆。公

曰。吾見兄長一面。雖萬死不辭。言兄長果然在袁紹處則紹雖欲殺我亦必往也。今回許昌便辭曹

操也。當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龔都。披挂出陣。關公曰。汝等何

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爲何背主。都曰。劉玄



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

孫乾在營中密語龔都在陣上明言○爲後文軍士報二夫人張本

關公更

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

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

讓汝南者欲其立功報曹操以便速去耳

關公會意。驅軍掄殺。劉龔

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

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

可知皇叔音信與否。公答曰。未也。

此時不即實告是精細處

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

曰。想皇叔休矣。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

將聞喜信反先痛哭敘事至此又復一頓

正哭

間。有一隨行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在河北袁紹

處。不用關公說。知却用軍人報信。事曲而文亦曲。

夫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征。有人在

陣上說來。應龔都話

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今受曹操之恩。頓

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兒長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

嫂知者。恐有泄漏也。

恐有泄漏者公意曹操不知玄德在河北耳豈知操固與程昱籌之熟矣

事須緩圖。不可欲

速。爲欲待孫乾回報也却又不說明妙

甘夫人曰。叔宜上緊。公退。急想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

禁探知立德在河北報與曹操。公則必待孫乾而後知操令張遼來探關公

意。關公正在悶坐。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立德音信。特來賀喜。公方欲

遼已明言之妙。關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遼既明言公遼曰。公與立德

交。比弟與兄交如何。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立德是朋友而兄弟兄

弟而又君臣也。豈可共論乎。看他輕重較然只二語遼曰。今立德在河北。兄

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爲我致意丞相。直心張遼將關

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恐亦無甚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

有故人相訪。讀者至此必謂及請入。却不相識。奇關公問曰。公何人也。答曰。

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爲。

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公視之。乃立德書也。立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其略

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欲取功

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兩番幾被袁紹所書不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不得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貴而背

舊盟乎。既得此書。則知玄德尚在袁紹處。不必待孫乾回報而公之去更不容緩矣。震曰。玄德望公甚切。公既不

背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

時不可不明白。明明白白。是公一生過人處。吾今作書。煩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却曹操。

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爲之奈何。陳震之意。欲公不告而竟去。公爲人明白。則必告而後去。公

曰。吾寧死。豈肯留於此。言不死則必去。不去則必死也。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

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羊角哀左伯桃之事。

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卽效死。奈有二

嫂之重。未敢斷首捐軀。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

知兄信。卽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膽。筆楮

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玄德來書。從關公眼中看出。關公答書。卽從關公筆下寫出。敘得參差有致。

**攷議**石叙關公得劉備消息。◎袁紹爲關公助曹。二次欲殺先主之事。諸傳

皆無徵。◎關公請兵往討汝南黃巾劉辟龔都之事，公傳不載，考樂進于禁傳，係樂進爲帥，于禁副之。◎關公與劉龔二人會戰，劉龔佯輸詐敗，以城讓公之事，尤爲無稽，惟作者所以如此者，以先主傳有紹令先主將兵，與汝南劉辟等合兵略許下之語故也。◎張遼往探關公欲行與否一事，按公傳載遼問訊關公，還思欲白曹操，恐操殺公，若不自白，非事君之道，乃嘆曰：曹公君父也，關公兄弟耳，遂白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云云，鄙意以爲張遼躊躇復白，當在此處。◎先主與關公書，及公報先主書，史傳及他紀載均不載，攷陳震傳亦不載爲先主與公投信事。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卽至相府拜辭曹操。操知來意，乃懸

迴避牌於門。操所謂有計留之者，別無他計，只是一個不肯相見耳。關公怏怏而回，命舊日跟隨人役

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留下，分毫不可帶去。

不染澄然以問。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挂迴避牌。操此時留公之計亦窮矣。關公一連去了

數次，皆不得見。省筆乃往張遼家相探，欲言其事，遼亦託疾不出。此想亦曹操教之也。關

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卽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略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明男兒出更不隱諱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

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

異日。爲後文華容道伏線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封金挂印至今傳爲千古美談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

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果於去勇於去更不躊躇沮於其去門吏擋之。關

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先爲五關斬將作一引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

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

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卽看畢。大驚

曰。雲長去矣。四字有無限愛惜無限嗟呀之意。曹操見書是第一段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

車仗鞍馬二十餘人。

人效在北門守將口中補出

皆望北行。

北門守將來報是第二段

又關公宅中人

來報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

此句又於關公宅中人口內補出

其

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及隨身行

李出北門去了。

關公宅中人來報是第三段，關公一去用三段文字以描寫之，來得昂蕪去亦去得英雄

衆皆愕然。一將

挺身出口，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於丞相，衆視之，乃將軍蔡陽也。

預爲後文斬蔡陽伏筆

正是

欲離萬丈蛇龍穴，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演義**石叙關公去許都拜書辭操及封金事，均見公本傳，傳曰：公既殺顏良，

曹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公盡却其所賜，拜書告辭，此卽本之，惟不及懸

印事，蓋初亦本無鑄印賜公之事也，此皆爲演義推衍之筆。

今人見關公爲漢壽亭侯，遂以漢爲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卽博雅家亦時有此，此起於俗

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鑄壽亭侯印貽公，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讀

若不察。遂爲所說。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通侯之名。如孔愉爲餘不亭侯。鍾繇爲東武亭侯。玄德爲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禕。曾請將於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爲名耶。雞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八人洞曉矣。俗平之說。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餌之。欲用之則亦餌之。雋文醜爲操所餌。關公必不爲操所餌。操亦無可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樂都之以玄德消息告雲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爲顏良惜。公之誅文醜。更不得爲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欲殺玄德者。亦再。玄德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於不知。直待見孫乾遇襲。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及至於殺玄德。則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公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卽袁紹謀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前之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面。萬死不辭之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僞。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

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關公。亦奇曹操。以豪傑折服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奸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雄敬愛豪傑。則奇。夫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奸雄中有數之奸雄也。

人情未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未有不重爵與祿者也。不重爵與祿。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奸雄所以駕馭人才。籠絡英俊者。恃此數者而已。是以張遼審事。呂布徐晃偽事。楊奉賈詡內事。張紘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不棄故從。新樂爲之死。獨至關公而心戀故主。堅如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之術。何窮。始駭天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卽欲不吁嗟敬仰。安可得乎。

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此志也。縱無二嫂之羈絆。而了然一身。亦必不給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紹爲曹操之讎。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隱。不知兄在則斬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操視諸將中未嘗有此人。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

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

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又是一個要趕了。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

信。彼各爲其主。勿追也。袁紹欲殺玄德而曹操不追關公。有始有終。是操高紹一頭地。因謂張遼曰。雲長封

金挂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操所以

不過財賄爵祿耳。今二者不足以動關公。操安得不敬。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

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爲後日記念。既不追之。則必饒之。

索性加厚一倍有心。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却說雲

人算計往往如此。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

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公此時必謂追兵至矣。回顧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

尊恙已愈乎。關公教車仗數人。只管望大路緊行。為後被劫伏筆。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

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

先使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其言則甚

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

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此時何不挂過避牌恐關公此時反從過道矣。令諸將勒住

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軍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

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

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還納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

言。言簡而意盡。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

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

金以賞戰士。

其人光明其言磊落

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

微勞，何足挂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

自嘆緣慳分淺，乃愛極慕極之

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

馬。

精細

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

得相會。

此袍可留異日華容道一命矣

遂下橋望北而去。

操甚殷殷公甚落

忽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

疑。

代爲之解吾言既出，不可追也。

**說**右叙曹操酌餞贈袍。◎關公奔先主於袁軍，考陳志關公先主曹操三

傳中所載，係自操軍中拜書辭操，奔歸先主，非自許昌出走也。蓋按傳語

係在袁紹進保陽武，曹操還軍官渡之際，時當建安五年六七月之間，雖

行軍前鋒在外，而主將大營在後，或操自在許都遙制，亦未可知。然操多

自將兵出征，且此次渡河以輜重餌誘文醜軍，而破斬文醜之役，方明載

其自在前軍設計也。故關公不應自許都辭操，此爲演義與正史不同處。

◎至酌錢贈袍之舉，誠如梁氏楹聯叢話所稱，並無此舉，其說已載前矣。  
◎按梁氏所稱許州八里橋關廟之畫像，即係此時景象。

曹操自引衆將回城。於路嘆想雲長不已。見如此人安得不惜別不說曹操自回。且說

關公來追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只不見。不知者讀至此必疑雲長心慌。縱馬

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與張遼背後相呼。正復相似。不知者讀至此又疑是曹操使人

來留公矣關公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馬項下懸着首級。一

顆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奇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於地。雲

長恐是詐。精細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

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衆五百餘人。劫掠爲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

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

此。吾即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死。今獻頭與將軍請罪。此事只在

省筆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不移時。百餘人

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

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

又在二夫人口中略述一遍。

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

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爲妻。廖化問起根由。

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

又在左右口中詳述一遍。

關公聞言，乃拜謝廖化。廖

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之。

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

丞相之金且不受，况強盜之金乎？然不受丞相之金，亦不受強盜之金者，其視丞相之金無以異也。

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

廖化終從關公而處，不即相從合而復離，遂爲後

文伏線。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

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禮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

某也。老人曰：莫非顏良文醜的關公否？

二人爲河北名將而公能殺之，則殺名將者之爲名將其名更著矣。

○前卷事又提。

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

老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

公坐。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

極似范蠡在石室中光景。

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人內

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

曾爲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爲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未至第一關先爲第關公允諾。四關脫難伏筆妙

**致**右叙途遇廖化事。◎廖化迎接先主二夫人，反殺杜遠，俱不載正史。

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

關名東嶺關。第一把關將姓孔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

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

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

必有丞相文憑。前曹操送行贈金贈袍而不與以公曰：因行期忽迫，不曾討

得。不說曹操不給文憑是不留所留送而不送也。秀曰：既無文憑，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

去稟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

乎。其言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少爲質。此言關公大怒。不怒舉刀就殺孔秀。

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挂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今敢過去麼？關公約

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

起處。孔秀屍橫馬下。

孔秀前恭後倨。關公亦先禮後兵。斬却一將。

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吾

殺孔秀不得已也。」

可見五關斬將。原非關公本意。

與汝等無干。借汝衆軍之口。傳語曹丞相。

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

劉切周至之極。

衆軍俱拜於馬前。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

出關。望洛陽進發。

第二關。

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

牙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

畏曹操故。不畏關公。

韓福

曰：「關公猛勇。顏良文醜。俱爲所殺。」

又將殺顏良文醜一提。

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

孟坦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敗

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

既欲免罪。又復貪賞。

商議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

者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

文憑否？」

已知其人。却又假問。

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地。

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

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掄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

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爲兩段。斬却二將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

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住。飛馬徑

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閃不及，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此頭與肩

足以報吾臂之恨矣。○斬却三將。殺散衆軍，保護車仗。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

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來。第三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

鎚。原是黃巾餘黨。廖化是強盜餘黨，卞喜亦是強盜餘黨，乃既做官之強盜，反不若未做官之強盜，供誦好人也。後投曹操，

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

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蓋爲號，欲圖相害。在佛地上謀殺好人，是強盜所爲，然未必非和尚所爲也。

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來迎，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

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小人欺君子，備能爲君子之言。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

卞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稟衷曲，言之太甘，其中必苦。關公甚喜，同上馬過

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



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當下普

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

胡班救關公却於胡華家先期伏線。普淨救關公即在鎮國寺當日相逢。

曰將軍

離蒲東幾年矣。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

雖然當日相逢却叙昔年

舊識然則伏線又在二十年之前。

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

一條河。

離鄉人好與同鄉人言鄉出家人亦與俗家人言。家意中欲報極緊要的事口中却說沒要緊的話。

卜喜見普淨。叙出

鄉里之情。恐有走泄。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

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叙舊情耶。

不是逢僧話却是叙鄉情。不是浮生半日閒却是旅况幾年闊如唱西廂曲者不是

道喜到却是望蒲東耳。

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

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目視關公。

大通是惠明不是法聰。

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卜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卜

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歹意。卜喜未及回言。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

乃大喝。卜喜曰。吾以汝爲好人。安敢如此。卜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

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卜喜下堂。邊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

太守喜暗取飛鎚，擲打關公。關公用刀隔開鎚，趕將入去。一刀劈下喜爲兩段。

要在佛地上殺好人，是其狠毒。能在佛地上殺歹人，是其善德。○斬却四將。 隨即回身來看二嫂。早有軍人圍住。

見關公來，四散奔走。關公趕散謝普淨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害矣。」救關公者普淨

殺下喜者亦普淨殺之而當殺。即生也。此僧可謂深通佛法。 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

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早爲玉泉山伏筆。 關公稱謝，護送車仗，往滎陽進發。

關滎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

公。關公念兄恩，王植實姻誼，問問相對。 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迎。關

公訴說尋見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馳驅，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

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與下喜一樣騙法。 關公見王植意甚懇勤，遂請二嫂入城館

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前赴下喜席，今却不赴。王植席足見精細。 植使人送

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苦，請二嫂晚膳畢，就正房歇定，令從者各自安

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甲憩息，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

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犯罪不輕。此人武勇難敵，汝今晚點一

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

不用賊中刀斧却用門外火把。一在日裏。一在夜間。

吾亦自引軍接應。

爲後追趕。關公張本。

胡班領命。便點起軍。

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

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

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髯。於燈下凭几看書。

寫得如畫。

班見了。失聲嘆曰。眞天人也。

不特其人可敬。其貌亦可敬。

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

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班曰。然也。公喚從者。

於行李中取書付班。

普淨叙鄉情。胡班見家信。又開問相對。

班看畢。嘆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

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

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

方信胡華寄書。不是開文。

關公大驚。忙披挂提刀上

馬。請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

城門已閉。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

前是王植賺關公。此則胡班賺王植矣。

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

來送命了。

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讎。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徑奔關公。

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爲兩段。

斬却五將

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速行。於路感胡

班不已。

爲後文胡班歸蜀伏筆

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於劉延。延引十數騎出郭而迎。

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

照應白馬之役

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

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讎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

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去。

先報一信

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

無用人公曰。我前者

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

又在關公口中將前事一提

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

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

無用人

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

前進。

有殺有不殺妙甚若逢人便殺便不成關公矣

到黃河渡口。

第五關

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

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

敬來借渡。琪曰。丞相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

前托言事元行忙此

則竟說不受節制。更是直捷痛快。

琪曰。吾奉夏侯將軍將令。把守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

去。關公大怒曰：你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殺我麼？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又將前事一提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秦琪頭落。斬却六將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將行程圖總結一筆後人有詩嘆曰：

挂印封金辭漢相，尋兄遙望遠途還。馬騎赤兔行千里，刀偃青龍出五關。忠義慨然冲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獨行斬將應無敵，今古留題翰墨閒。關公於馬上自嘆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印之，必以戈爲負恩之人矣。關公此語知後日華容道相遇定然不殺

**致議**石叙五關斬六將事。◎五關斬六將，關公本傳中不載其事，徧攷漢魏漢晉春秋、山陽公傳記、江表傳、英雄記、典略、漢魏故事、孫盛雜記、益部耆舊記、蜀記、華陽國志等種種私家記載，亦均無此事，惟世語中略略及之。

然亦不明言斬將之事，但曰關公既得悉先主在紹軍，遂封書辭操，間行迂道奔河北，中途頗爲關隘守將所阻，公皆以智力應付之，卒會先主於汝鄭間。◎關公保二嫂北行之事，正史中亦未載，按諸趙雲救甘后後主於當陽之例，公果有此事，史傳亦當特筆載之，不應疏略至此，且先主妻子屢爲呂布等所劫虜，其後還歸，史皆明書，惟此次爲操所虜，迄未有歸還之記載，故知此單騎走千里，保護二嫂同行一事，亦爲演義與正史不同之處。◎歷觀關公所經之處，如洛陽如滎陽及東嶺沂水等關，間關數百里，卽本世語迂道間行之一語，否則其時袁曹前軍相距不過數十里，如徑行直達，一日間之程耳，何須經歷如許關隘郡縣，方得出曹軍界地乎。◎按是時袁軍已進至陽武，已在大河以南，不必渡河後始抵袁軍地，鄙意公所渡處，當在官渡相近，攷官渡一水與鴻溝通，卽在滎陽之東南，則與紹之前軍在陽武亦相合也，蓋陽武亦在滎陽二二百里內。

正行間忽見一騎自北而來，大叫雲長少住。關公勒馬視之，乃孫乾也。

孫乾至此

方謂來得突兀亦來得湊巧

關公曰。自汝南相別。一向消息若何。乾曰。劉辟龔都自將軍

回兵之後。復奪了汝南。

此事只在孫乾的口。中補出極妙。

遣某往河北。約結好袁紹。請立德

同謀破曹之計。不想河北將士各相妬忌。田豐尙囚獄中。沮受黜退不用。審

配郭圖。各自爭權。袁紹多疑。主持不定。某與劉皇叔商議。先求脫身之計。今

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辟去了。

此卷叙關公一邊十分熱鬧。放下玄德一邊未免冷落。今就孫乾口中將河北事細述一遍。錄

法又密

又省。恐將軍不知。反到袁紹處。或爲所害。特遣某於路迎接將軍。幸於此

得見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

陳震教書在孫乾未至之前。孫乾報信又在關公已行之後。却叙得參差錯落。

關公致孫乾拜見夫人。

寫得周至。

夫人問其動靜。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

前說乾在汝南時未說此事。故至此方言。

今幸脫身汝南去了。夫人可與皇叔此處相會。二夫人

皆掩面垂淚。

寫得入情。

關公依言。不投河北去。徑取汝南來。

未赴河北。忽轉汝南。只因古人蹤跡。

無常。遂使後人文字變幻。

正行之間。背後塵埃起處。一彪人馬趕來。當先夏侯惇大叫關

某休走。正是

### 大將阻關徒受死。一軍攔路復爭鋒。

畢竟關公怎生脫身。且聽下文分解。

右叙先主往汝南◎先主往汝南，係本袁紹傳，紹令先主將兵往汝南，與劉辟龔都合應，略許下之語。

吾讀此卷，而嘆曹操之義，又未嘗不嘆曹操之奸也。其於關公之去，贈金贈袍，親自送行，而獨客一紙文憑，不卽給與，使關公而死於卞喜之伏兵，或死於王植之縱火，則操必曰非我也。守關將吏也，已則居愛賢之名，而但責將吏以誤殺之罪，斯其奸不已甚與。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則雖似君子，而終懷小人之心。今人但見各爲其主之語，便噴噴曹操不置，可謂不知烏之雌雄矣。

文有伏線之妙，滎陽城中之事，先於東嶺關前伏線，此卽伏於一卷之內者也。玉泉山頂之事，早於鎮國寺中伏線，此伏於數十卷之前者也。其間一傳家信，一叙鄉情，閒閒冷冷，極沒要緊處，如此叙事，雖龍門復生，無以過之。

關公斬蔡陽在後卷，而此卷先有蔡陽欲趕關公一段文字，糜化歸關公，尙隔十數卷，而此卷先有糜化救二夫人一段文字，皆所謂隔年下種者也。至於關公行色忽忽，途中所歷，忽然遇一少年，忽然遇一老人，忽然遇一強盜，忽然遇一和尚，點綴生波，殊不寂寞。天然有此妙事，助成此等妙文，若但過一關殺一將，五處關隘，一味殺去，有何意趣。



自二十五回至此皆爲雲長立傳。而玄德翼德兩邊未免冷淡。乃於白馬之役。忽有翼德探囊取物一語。文中雖無翼德。而翼德之感靈如見。至於玄德行藏。或在袁紹一邊救書。或在關公一邊接來。或在龔都陣上口傳。或在孫乾途中備述。處處提照出來。更不疎漏。真敘事妙品。關公此行其難有三。保二嫂車仗而行。必須緩轡相隨。非比獨行。可以馳騁。雖有千里馬。馬所用之一難也。自許昌而出。關隘重重。非止一處兩處。可以傲倖而越。二難也。又所投之處。乃曹操之讎。守關將士防禦甚嚴。非比別處。可以通融。三難也。有此三難。卒能脫然而去。雖遂天幸。實仗神威。總之志不決。難易者亦難。志既決。難難者亦易耳。五關斬將。非關公意也。觀其不殺劉延。可見矣。延雖不肯借船。而不敢拒公。則公竟舍之而不殺。推此而論。使胡班救公之後。王植不追。公亦何必索植而殺之乎。其餘或以力敵。或以計害。皆不得已而殺之耳。故曰非公意也。

##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却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不想夏侯惇領二百餘騎從後追來。孫乾保車仗前行。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汝來趕我。有失丞相大度。夏侯惇曰。丞相無明文傳報。汝於路殺人。又斬吾部將。無禮太甚。我特來擒你。獻

於丞相發落。言訖，便拍馬挺槍欲鬪。只見後面一騎飛來，大叫不可與雲長交戰。關公按轡不動，來使於懷中取出公文，謂夏侯惇曰：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恐於路關隘攔截，故遣某特賚公文，遍行諸處。直待渡河之後公文方到此曹操奸滑處惇曰：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丞相知否？來使曰：此却未知。第一處斬關之時關豈有五關俱斬而操猶未知者乎？其曰未知者，曹操教之也，恐知之而後發使不見了自己人情耳。惇曰：我只活捉他去見丞相，待丞相自放他。關公怒曰：吾豈懼汝耶？拍馬持刀，直取夏侯惇。惇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不十合，忽又一騎飛至，大叫二將軍少歇。惇挺鎗問來使曰：丞相叫擒關某乎？此句開得更妙，惇意亦以斬關之事操必知之矣。使者曰：非也。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未渡河前一紙公文不見既渡河後公文雪片而至曹操大是奸滑惇曰：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使者曰：未知。第二番使命猶云未知一發是詐惇曰：既未知其殺人，不可放去。指揮手下軍士將關公圍住，關公大怒，舞刀迎戰。兩個正欲交鋒，陣後一人飛馬而來，大叫雲長元讓休得爭戰，衆視之乃張遼也。二人各勒住馬，張遼近前言曰：奉丞相鈞旨，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恐於路有阻，特

差我傳諭各處關隘。任便放行。前二次言不知者恐知其斬關而後發使不見不怒索性再賣個人情。也若是曹操奸滑處惇曰：秦琪是蔡陽之甥。他將秦琪託付我處。今被關

某所殺。怎肯干休。

伏殺蔡陽

遼曰：我見蔡將軍自有分解。既丞相大度。教放

雲長去。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

五關俱已斬過。一夏侯惇何足阻之。

此時亦落得做個人情矣。

遼曰：雲長今欲何往。關公曰：聞兄長又不在此。袁紹處吾今將遍

天下尋之。遼曰：既未知立德下落。且再回見丞相若何。

本為放行而來。却轉出挽留一語。趣甚。

關公笑曰：安有是理。文遠回見丞相。幸為我謝罪。說畢與張遼拱手而別。

來以遼始公之去亦以遼終。

於是張遼與夏侯惇領軍自回。關公趕上車仗。與孫乾說知

此事。二人並馬而行。行了數日。忽值大雨滂沱。行裝盡濕。

出路人每有如此苦事。

遙望

山崗邊有一莊院。關公引着車仗。到彼借宿。莊內一老人出迎。

又遇一關公

具言來意。老人曰：某姓郭名常。世居於此。久聞大名。幸得瞻拜。遂宰羊置酒。

相待。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郭常陪關公孫乾於草堂飲酒。

此老之待客。一與胡華相似。

邊烘焙行李。

照上行裝盡。濕句細甚。

一邊喂養馬匹。

關中帶出馬匹二字。為後偷馬一逗細甚。

至黃昏時候。

忽見一少年。又遇一少年引數人入莊。徑上草堂。郭常喚曰：吾兒來拜將軍。因謂

關公曰：此愚男也。關公問何來。常曰：射獵方回。代少年見過關公。卽下堂去。

了。寫得閃閃常流涕言曰：老夫耕讀傳家。止生此子。不務本業。惟以游獵爲事。

是家門不幸也。胡華之子賢郭常之子不肖關公曰：方今亂世。若武藝精熟。亦可以

取功名。何云不幸。常曰：他若肯習武藝。便是有志之人。今專務遊蕩。無所不

爲。伏偷馬事老夫所以憂耳。關公亦爲歎息。至更深。郭常辭出。關公與孫乾方欲

就寢。忽聞後院馬嘶人叫。讀者至此疑又有卡喜伏兵王植縱火之事關公急喚從人。却都不應。

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從人正與莊客廝打。

好。公問其故。從人曰：此人要來盜這赤兔馬。前有劫車仗之盜此又有偷馬匹之賊亦間間相對被馬

踢倒。公不可犯公之馬亦不可犯我等聞叫喚之聲。起來巡看。莊客們反來廝鬧。公怒曰：

鼠賊焉敢盜吾馬。恰待發作。郭常奔至告曰：不肖子爲此歹事。罪合萬死。奈

老妻最憐愛此子。人情多愛獨子而婦人之情又每憐不肖之子則此子之不肖未必非憐愛釀成之也乞將軍仁慈

寬恕。關公曰：此子果然不肖。適纔老翁所言。真知子莫若父也。不知子者又莫若母我

看翁面。且姑恕之。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喝散莊客。與孫乾回草堂歇息。次

日。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謝曰。犬子冒瀆虎威。深感將軍恩恕。關公令將出

我以正言教之。常曰。他於四更時分。又引數個無賴之徒。不知何處去了。後爲

切馬關公謝別郭常。請二嫂上車。出了莊院。與孫乾並馬護着車仗。取山路

而行。不及三十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爲首兩騎馬。本爲奇一匹馬。却

前面那人。頭裹黃巾。身穿戰袍。後面乃郭常之子也。奇絕此子。兩番忽伏忽現。黃巾者曰。

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來者快留下赤兔馬。放你過去。關公大笑曰。無

知狂賊。汝既從張角爲盜。亦知劉關張兄弟三人名字否。第一卷中事。忽於

口中補照黃巾者曰。我只聞赤面長鬚者名關雲長。此人口中却放下劉

未識其面。何云未識。現對赤面汝何人也。公乃停刀立馬。解開鬚囊。出長髯令視之。此

所以合劉張有獨問關公者。蓋已疑公之赤其人滾鞍下馬。腦揪郭常之子。

拜獻於馬前。前有殺杜遠之廖化。今有擒關公問其姓名。告曰。某姓裴名元

紹。自張角死後。一向無主。嘯聚山林。權於此處藏伏。今早這廝來報有一客

人更不問此客姓名。騎一匹千里馬。在我家投宿。特邀某來。劫奪此馬。不想

却遇將軍。前杜遠事只在廖化口中虛述。今郭子事亦只在元紹口中虛述。皆者筆之法。郭常之子。拜伏乞命。關公

曰。吾看汝父之面。饒你性命。篤于兄弟者不絕人之父子。郭子抱頭鼠竄而去。公謂元紹

曰。汝不識吾面。何以知吾名。元紹曰。離此二十里。有一臥牛山。山上有一關

西人。姓周名倉。兩臂有千金之力。黑面虬髯。形容甚偉。原在黃巾張寶部下

爲將。張寶死。嘯聚山林。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恨無門路相見。因郭常引

子月郭常之子引出。裴元紹因裴元紹引出。周倉方知郭常相見。出郭常之一段文字。並非閒筆。郭常爲周倉引頭。亦如胡華爲胡班伏線耳。關公曰。綠林

中非豪傑。託足之處。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勿自陷其身。元紹拜謝。正說

話間。遙望一彪人馬來到。元紹曰。此必周倉也。關公乃立馬待之。果見一人

黑面長身。持鎗乘馬。引衆而至。周倉形狀前在元紹口中叙。出今又在關公眼中看出。見了關公。驚喜

曰。此關將軍也。疾忙下馬。俯伏道旁。曰。周倉參拜。畫出驚喜之態。關公曰。壯士何處

曾識。關某來。倉曰。舊隨黃巾張寶時。曾識尊顏。元紹但公名。周倉已識公面。恨失身賊黨。

不得相隨。今日幸得拜見。願將軍不棄。收爲步卒。早晚執鞭隨轡。死亦甘心。

勇于從義。誠于盡。賢倉亦人傑矣哉。

公見其意甚誠。乃謂曰。汝若隨我。汝手下人伴若何。倉曰。

願從則俱從。不願從者聽之可也。於是衆人皆曰。願從。關公乃下馬至車前。

稟問二嫂。

稟命而行。儼然有父兄在。

甘夫人曰。叔叔自離許都於路獨行。至此歷過多少

艱難。並未嘗要軍馬相隨。前廖化欲相投。叔叔却之。

夫人口中又將廖化事一提起。照應前文。

今

何獨容周倉之衆耶。我輩女流淺見。叔自斟酌。公曰。嫂嫂之言是也。遂謂周

倉曰。非關某寡情。奈二夫人不從。汝等且回山中。待我尋見兄長。必來相招。

周倉頓首告曰。倉乃一粗莽之夫。失身爲盜。今遇將軍。如重見天日。豈忍復

錯過。若以衆人相隨爲不便。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倉隻身步行。跟隨將軍。

雖萬里不辭也。

有匹馬尋兄之主人自有隻身隨主之從者。○倉之誠於從公如此。宜其與公同享血食于千秋也哉。

關公再

以此言告二嫂。甘夫人曰。二人相從無妨於事。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

元紹去。元紹曰。我亦願隨關將軍。周倉曰。汝若去時。人伴皆散。且當權時統

領。我隨將軍遠去。但有住筭處。便來取你。

伏一筆。

元紹快快而別。

元紹之不得從公亦有幸。

有不

幸也。

**攷證**右叙關公赴汝南。◎按汝南郡在許之東南，大河以南，公既渡河而欲復往汝南，則必返渡折歸，故夏侯惇得追公，否則上文不已明言渡河之後爲袁紹地乎？夏侯惇何得窮追入敵軍之地，以汝南地位及惇之追公兩層合推之，公當必復南渡而行矣，惟以理勢論之，不當復將二嫂重入虎口也。◎二使者及張遼之傳論關隘放行，均係演義點綴之筆，皆無所本。◎郭常接待關公，及其子盜馬，亦無所本。◎關公從先主討黃巾時，以先主資望尙淺，官階又卑，故史多闕而不詳，因之關公勇武之績，亦多失載，惟以情推之，合當有此威望。◎周倉之事關公也，蜀志先主以下諸傳中，均無其事，裴注所引諸家紀載，亦多闕佚，惟攷古本世語中，有關某於陳留汝穎間，曾錄收關中壯士某，用以自隨，其人孔武有力，忠誠坦率，頗能爲主效死等語，此卽本之，惟亦不明載其姓名。

周倉跟著關公，往汝南進發，行了數日，遙見一座山城，公問土人，此何處也。土人曰，此名古城，數月前有一將軍，姓張名飛，引數十騎到此，將縣官逐去。



逐縣官正與  
腰督郵遙對

占住古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今聚有三五千人馬。四遠無人

敢敵。

此能一去令人想殺至

關公喜曰。吾弟自徐州失散。一向不知下落。誰

想却在此。

本為尋兄却先

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教來迎接二嫂。本為尋常家事耳不

料下文幻出

却說張飛在碓礪山中。住了月餘。因出外探聽玄德消息。一位

絕奇之事

偶過古城。入縣借糧。縣官不肯。此土人所未述

飛怒。因就逐去縣官。

奪了縣印。

將軍權署

占住城池。權且安身。

補敘張飛事

當日孫乾領關公命。

入城見飛。施禮畢。具言玄德離了袁紹處。投汝南去了。今雲長直從許都送

二位夫人至此。請將軍出迎。張飛聽罷。更不回言。隨即披挂。持丈八矛上馬。

引一千餘人。逕出城門。

奇絕怪絕

不解其故。孫乾驚訝。又不敢問。只得隨出城來。關公

望見張飛到來。喜不自勝。付刀與周倉。接了拍馬來迎。只見張飛圓睜環眼。

倒豎虎鬚。吼聲如雷。揮矛望關公便擲。

奇極怪極一路胡華郭常廖化周倉等輩無不出莊拜迎。下馬伏拜。至此

愛弟相見忽然挺

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

義耶。首卷中事

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

前此稱兄稱弟今忽作你我之呼蓋

你我之爲兄弟。本以義合也。你既無義。則你是你。我是我。我自做你的人。你無面目見我。我亦無面目見你。矣。說得字字憤聲。聲激。○前卷極力寫雲長此卷。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極力寫翼德。竟說來賺我。我今與你併個死活。

今又來賺我。冤屈得好。我今與你併個死活。桃園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今你既背義。則你死。我活。

方爲快也。字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著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

自問。公不自說。推二嫂說。情景逼真。二夫人聽得。揭簾呼曰。三叔何故如此。飛曰。嫂嫂住著

且看了我殺了負義的人。然後請嫂嫂入城。嫂猶兄也。殺兄之人。于嫂之前。猶殺之于兄前也。字字憤聲。

聲激。○降曹卽是負劉。負劉卽是負義。甘夫人曰。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故

暫時棲身曹氏。今知你哥哥在汝南。特不避險阻。送我們到此。三叔休錯見

了。糜夫人曰。二叔向在許都。原出於無奈。前翼德失陷二嫂於呂布。則雲長責之。而玄德解之。今雲長失陷二

嫂於曹操。則翼德責之。而二嫂解之前後。亦遙遙相對。飛曰。嫂嫂休要被他瞞過。忠臣甯死而不辱。大

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可知雲長之事翼德。所不能爲。亦不肯爲。關公曰。賢弟休屈了我。孫乾曰。

雲長特來尋將軍。夾孫乾語更妙。飛喝曰。如何你也胡說。他那裏有好心。必是來捉

我。直認雲長爲曹操。心腹故作此等語。關公曰。我若捉你。須帶軍馬來。借此一語。帶起下文。如針引線。極敘法之妙。○

幸是不曾帶得廖化、裴元紹等一班人伴來。不然，真是沒得辨。

飛把手指曰：兀的不是軍馬來也。

來得突兀，叙事妙品。

關公回顧，果見塵埃起處，一彪人馬來到，風吹旗號，正是曹軍。

關公此時真神身是口難

分說

張飛大怒曰：今還敢支吾麼？

不特翼德心疑，即關公亦心疑。讀者至此亦心疑矣。挺丈八蛇矛，便

搦將來。關公急止之曰：賢弟且住。你看我斬此來將，以表我真心。

絕妙辨法。飛

曰：你果有真心，我這裏三通鼓罷，便要你斬來將。

關公之鼓三通，其聲壯。關

公應諾。須臾曹軍至，爲首一將，乃是蔡陽提刀縱馬大喝曰：你殺吾外甥，秦

琪却原來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來拿你。關公便不打話，舉刀便砍。張飛親

自擂鼓，只見一通鼓未盡，關公刀起處，蔡陽頭已落地。

關公事借蔡陽頭爲辨，揭蔡陽頭以張飛

鼓說

衆軍士俱走。關公活捉執認旗的小卒過來，問取來由。小卒告說：蔡陽

聞將軍殺了他外甥，十分忿怒，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丞相不肯，因差他往

汝南攻劉辟，不想在這裏遇著將軍。

曹操一邊事在軍中，補出省筆。關公聞言，教去張飛

前告說其事。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飛方纔

信。

既借曹將頭辨心跡於目前，又借曹軍口證往事於前日。張飛不得不心服矣。

正說間，忽城中軍士來報，城南

門外有數十人來的甚緊，不知是甚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讀者至此又疑是曹兵至矣。張飛心中

疑慮，便轉出南門看時，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見了張飛，滾鞍下馬，視

之，乃糜竺糜芳也。張飛在古城遇二糜與關公在汝南遇孫乾一樣出人意。飛亦下馬相見，竺曰：自徐

州失散，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使人遠近打聽，知雲長降了曹操，主公在於

河北，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又在二糜口中帶表簡雍下落妙。只不知將軍在此，昨於路

上，遇見一夥客人，說有一姓張的將軍，如此模樣，今據古城，我兄弟度量，必

是將軍，故來尋訪，幸得相見。二糜蹤跡亦只借他口中叙出省筆。飛曰：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

方到，已知哥哥下落，二糜大喜，同來見關公，并參見二夫人，飛遂迎請二嫂

入城，至衙中坐定，二夫人訴說關公歷過之事，張飛方纔大哭，參拜雲長，不

則大怒欲殺之，則大哭下拜英雄血性，固應爾爾。二糜亦俱傷感，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敘事簡到。一面

設宴賀喜，次日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玄德。寫張飛關公曰：賢弟可保護

二嫂，暫住此城，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消息。保嫂尋兄之事，前此關公獨任之，今則與翼德分任

之飛允諾。

攷議右叙關公途遇張飛◎古城二字當卽故城必非縣邑名本文亦明言  
是一座山城公詢諸土人方知其名則非官治繁熟之地可知然此又言  
逐官奪印占城安居則又明明爲有官之城池矣雖當時天下紛爭主權  
不一容或有此事理然兗魯魏陳之間適爲袁曹相爭重要之處軍賦需  
役凡力所能及之地一城一邑兩皆必爭非袁卽屬曹非曹卽屬袁斷無  
經月無人過問之理設是故城且在山野之處則或能佔居一二月也◎  
關公斬蔡陽事公傳亦不載惟先主傳及曹操傳均稱紹令先主將兵復  
至汝南與龔都等合應操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則卽謂爲關公所斬  
於理亦當惟於此益見關公之奔先主本是奔向汝南也此小卒口中亦  
言蔡陽本往汝南不意在此處遇將軍然蔡陽恨公雖切恐亦不敢違曹  
操命令舍公徇私以至於此也

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劉辟龔都接著關公便問皇叔何在劉辟曰  
皇叔到此住了數日爲見軍少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

前赴河北却在汝南今至

汝南又在河北古詩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散而求復聚如此之難可發一嘆

關公快快不樂孫乾曰不必憂慮

再苦一番驅馳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同至古城便了關公依言辭了劉辟

龔都同至古城與張飛說知此事張飛便欲同至河北寫張飛關公曰有此一

城便是我等安身之處未可輕棄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尋見兄長來此

相會賢弟可堅守此城飛曰兄斬他顏良文醜如何去得斬顏良文醜事又在張飛口中一提

關公曰不妨我到彼當見機而行爲後不入境伏筆遂喚周倉問曰臥牛山裴元紹

處共有多少人馬倉曰約有四五百關公曰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汝可往

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從大路上接來欲使彼接應以防不虞不意後文又殊不然倉領命而去

關公與孫乾只隨二十餘騎投河北來將至界首乾曰將軍未可輕入只在

此間暫歇孫乾甚倚細○千里尋兄及至兄却卸不入見變幻之極待某先入見皇叔別作商議關公

依言先打發孫乾去了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便與從人到彼投宿莊內一

老翁攜仗而出又遇一人與關公施禮公俱以實告老翁曰某亦姓關名定久

聞大名幸得瞻謁遂命二子出見又遇兩少年○此處且不敘明二子妙款留關公并從人俱

留於莊內。胡華之後有郭常郭常之後有關定一樣路徑各自出奇

**按**右叙關公復往河北。◎關公既見劉龔，詢知先主已往河北，公亦卽折

回北行，再往河北訪先主云云，參閱至此，知作者本亦知公實先奔汝南，然後再由汝南赴河北，因欲實世語中，經歷關隘，所過多艱難之數語，故故爲曲折，插入此千里單騎，五關斬將之事，而至此則始補明本意也。

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玄德，具言前事。玄德曰：簡雍亦在此間。先有二處

便不突然可暗請來同議。少頃簡雍至，與孫乾相見畢，共議脫身之計。雍曰：主公

明日見袁紹，只說要往荊州見劉表，共破曹操，便可乘機而去。前在許都脫

術今在河北脫身託玄德曰：此計大妙，但公能隨我去否？雍曰：某亦自有脫

身說劉表一樣驅法身之計。此計且不商議已定。次日，玄德入見袁紹，告曰：劉景升鎮守荆襄九

郡，兵精糧足，宜與相約，共攻曹操。紹曰：吾嘗遣使約之，奈彼未肯相從。玄德

曰：此人是備同宗，備往說之，必無推阻。紹曰：若得劉表勝劉辟多矣。遂命玄

德行。紹又曰：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欲來河北，吾當殺之，以雪顏良文醜。

之恨。孫乾不與關公同入確有主見。玄德曰：明公前欲用之，吾故召之。又將前事一提。今何又欲殺

之耶？且顏良文醜比之二鹿耳，雲長乃一虎也。失二鹿而得一虎，何恨之有。

若紹之優柔無斷，直一羊耳。羊安能用虎乎？紹笑曰：吾固愛之，故戲言耳。公可再使人召之，令其

速來。玄德曰：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玄德脫身之計，簡雍預先畫定。孫乾脫身之計，玄德隨機化出妙。紹大

喜從之。玄德出簡雍進曰：玄德此去，必不回矣。某願與偕往。一則同說劉表

二則監住玄德。妙人妙計。紹然其言，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玄德請攻袁術，曹操使朱靈路昭監之。玄

德請約劉表，袁紹即使簡雍監之。袁紹愚智又別於此。郭圖諫紹曰：劉備前去說劉辟，未見成事。此事不實。

筆點綴。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荊州，必不返矣。紹曰：汝勿多疑。簡雍自有識

見。可發。一笑，郭圖嗟呀而出，却說玄德先命孫乾出城，回報關公。一面與簡雍辭

了袁紹，上馬出城，行至界首，孫乾接著，同往關定莊上。關公迎門接拜，執手

啼哭不止。劉關至此方纔相見。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玄德問其

姓名，關公曰：此人與弟同姓，有二子，長關寧學文，次子關平學武。二子姓名

方補敘却用關公代說妙。郭常之子，關定曰：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

不肖關定之子，又賢又復開開相對。



軍未識肯容納否。郭子不肯而郭常乞留之關子賢而關定欲玄德曰：年幾何

矣。定曰：十八歲矣。玄德曰：既蒙長者厚意，吾弟尚未有子，今即以賢郎爲子。

若何。此從同姓上想出異姓者既爲兄弟同姓者豈不當爲父子耶關定大喜，便命關平拜關公爲父，呼玄

德爲伯父。關公本爲尋兄忽得一子玄德方見一弟又認一姪奇文奇事○前

定亦遙遙相對玄德恐袁紹追之急，收拾起行。關平隨著關公一齊起身。關定送了

一程自回。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正行間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

奇文奇事關公引他見了玄德，細問其何故受傷。倉曰：某未至臥牛山之前

先有一將單騎而來，與裴元紹交鋒，只一合刺死裴元紹。關平爲養子有不

暗之周倉爲部將有不得隨行之裴元紹以陪之一虛一實天然奇妙盡數招降人伴，占住山寨。周倉到彼招誘

人伴時止有這幾個過來。餘者俱懼怕，不敢攔離。倉大怒，與那將交戰，被他

連勝數次，身中三鎗。因此來報主公。玄德曰：此人怎生模樣，姓甚名誰。倉曰：

極其雄壯，不知姓名。關公遇張飛妙在先知姓名於是關公縱馬當先，玄德

在後，逕投臥牛山來。周倉在山下叫罵，只見那將全付披挂，持鎗驟馬，引衆

下山。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來者莫非子龍否？意外出奇那將見了玄德，滾鞍

下馬，拜伏道旁。原來果然是趙子龍。徐州一別，令人想殺今此處忽然出現，又爲之色喜。玄德、關公俱

下馬相見，問其何由至此。雲曰：雲自別使君，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以致兵

敗自焚。遊歷第二十回中語。袁紹屢次招雲，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因此未往。有見識

後欲至徐州投使君。是其生平一片之心。又聞徐州失守，雲長已歸曹操，使君又在袁

紹處，雲幾番欲來相投，只恐袁紹見怪。又精細。四海飄零，無容身之地，前偶過

此處，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我馬。莫非又被郭常之子所誤。雲因殺之，借此安身。近聞

翼德在古城，欲往投之，未知真實。今幸得遇使君。子龍一向蹤跡，即借他口中，歷歷說出，又周至又省。

筆又妙在夾帶。玄德大喜，訴說從前之事。關公亦訴前事。東書欲寄何由達，舊事淒涼不可聽。

玄德曰：吾初見子龍，便有留戀不捨之情。遊歷第七回之情。今幸得相遇，雲曰：雲奔

走四方，擇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隨，大稱平生。雖肝腦塗地，無恨矣。

剖心瀝胆之言。當日就燒毀山寨，率領人衆，盡隨玄德前赴古城。張飛、糜竺、糜芳迎

接入城，各相拜訴。二夫人俱言雲長之事。玄德感歎不已。前劉關相見時，雲長但執手啼哭，並

無一語自明。今二夫人代爲言之。○雲長心事光明磊落。玄德已深信之。雖微二夫人言。固將感嘆不已也。

於是殺牛宰馬。先拜

謝天地。

宛如桃園結義之時。

然後遍勞諸軍。玄德見兄弟重聚。將佐無缺。又新得了趙

雲。關公又得了關平。周倉二人。歡喜無限。連飲數日。

其實

後人有詩讚之曰。

當時手足似瓜分。信斷音稀杳不聞。今日君臣重聚義。正如龍虎會風雲。

時玄德關張趙雲孫乾簡雍糜竺糜芳關平周倉統領馬部軍校共四五千

人。

上已將前事一總此又總敘一筆。老甚。○上文單敘將此兼敘兵。

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

究竟古城只作得書過文。

恰好劉辟龔都差人來請。

省却多少筆。

於是遂起兵往汝南駐紮。招軍買馬。

徐圖征進。不在話下。

放下玄德一邊。

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回。大怒。欲起兵伐之。郭圖

曰。劉備不足慮。曹操乃勁敵也。不可不除。劉表雖據荊州。不足爲強。江東孫

伯符威鎮三江。地連六郡。謀臣武士極多。可使人結之。共攻曹操。

放下劉備專重曹操。

又放過劉表轉出孫策此文字過枝接葉處。

紹從其言。卽修書遣陳震爲使。來會孫策。正是

只因河北英雄去。引出江東豪傑來。

未知其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攷證**右叙先主脫身離紹。◎孫乾與先主商議脫身之計，即本先主傳中，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等語。◎關公收關平爲己子之舉，史傳不載。◎攷陳壽蜀志趙雲傳，稱公孫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即隨從爲先主主騎，較此似爲過早。另攷雲別傳，乃與此合。別傳云，雲從公孫瓚時，先主方亦依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托，旋以兄喪辭瓚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曰：終不背德也。及先主就袁紹，雲乃見先主於鄴。先主密遣雲召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按此即演義所本也。◎時先主關張等統領馬部軍校共四五千人等語，即本先主傳中所稱，在紹處駐月餘，所失士卒，稍稍來集之語，惟作者稍變移之於此古城耳。

曹操於關公之行，不使人導之出疆者，陽美其大義，而陰實忌其歸劉也。故聽彼自往，若其於路阻截而復回，則是不留之留也。若其中途爲人所害而死，則是不殺之殺也。迨至斬關而出，渡過黃河，當此之時，留之不可殺之不得矣。於是又恐不見了自己人情，然後令人齎送文憑。

以示厚恩。斯其設心不大可見乎。文憑之送，不送於需用文憑之時，而送於不必用文憑之後。讀書者至此，慎勿被曹操瞞過也。

關公既遇廖化，又遇周倉。廖化是黃巾，周倉亦是黃巾。化之從公，後於倉，而倉之慕公，切於化。夫使倉而不與公遇，不過綠林一豪客耳。今日立廟繪像，倉得捧大刀立於公之側，竟附公以並垂不朽，可見人貴改圖。士貴擇主，雖失足荏苒，未嘗不可以更新，而單身作僕，勝似擁護稱大王也。

人但知降漢不降曹，爲雲長大節，而不知大節如翼德，殆視雲長而更烈也。雲長辨漢與曹甚明，翼德辨漢與曹又甚明。操爲漢賊，則從漢賊者亦漢賊，彼誤以關公爲降曹，故罵曹操，並罵關公，而桃園舊好，所不暇顧矣。蓋有君臣，然後有兄弟，君臣之義乖，卽兄弟之義亦絕。衣帶詔之公憤爲重，而桃園之私盟爲輕，推此志也，使翼德而處土山之圍，甯蹈白刃而死，豈肯權宜變通，姑與曹操周旋乎哉。翼德生平最怒呂布，以其滅倫絕理，故一見便呼爲三姓家奴，而嗣後屢欲殺之，其怒曹操亦猶是耳。惡呂布以正父子之倫，惡曹操以正君臣之禮，如翼德者，斯可謂之真孝子，斯可謂之真忠臣。

翼德失徐州而靈長責之，雲長寄許都而翼德責之，能如此以義相責，方是好兄弟。每怪今人好立朋黨，一締私盟，便互相遮護，雖有大過，不嫌其非，此以水濟水耳，豈所稱和而不同之君

子乎。

玄德之於關公也。隔河望見旗幟。而以手加額。翼德之於關公也。古城親面相逢。而綽鎗欲戰。一兄一弟。何其不同如此哉。曰。既不降曹。而何以在曹。此翼德所以責關公者也。知其身雖在曹。而必不降曹。此玄德所以信關公者也。親弟之責其兄。則能為翼德之兄者。固自不易。觀兄之信其弟。則能為妻長之弟者。大非偶然矣。

只因關公以弟尋兄。以叔保嫂。遂引出一派親戚來。胡華與胡班為父子。韓福與王植為姻家。蔡陽與秦琪為甥舅。不懂各主其主。又復各親其親矣。至於不殺郭常之子。以存人祀。收養關定之子。以立己嗣。關公父子是初相見。桃園兄弟是重會合。玄德夫婦是再團圓。合前回與此。回殆共成一篇親親文字云。

玄德在許都聽滿寵報信。但知公孫瓚下落。不知趙子龍下落。令人鬱鬱不快。關公在汝南見孫乾報信。但知玄德下落。並不提起張翼德下落。又令人鬱鬱不快。今至此卷。不約而同。不期而會。不特當日見者快然。即今日讀者亦為之快然。由前而觀。則桃園為初聚義。古城為再聚義。由後而觀。則南陽會諸葛。方為大聚義。古城合子龍。已為小聚義也。

劉關張三人。兩番聚散。一散於呂布之攻小沛。再散於曹操之攻徐州。而玄德則前投曹操。後投袁紹。關公則前在東海。後在許都。翼德則兩次俱在芒碭山中。乃敘事者於前之散也。略關

張而獨詳玄德於後之散也則略翼德稍詳玄德而獨甚詳關公所以然者三面之事不能並時同敘故取其事之長者而備載焉取其事之短者而簡括焉史遷筆法往往如此前卷埋伏後文此卷收拾前文如胡班廖化普淨輩俱於兩卷埋伏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俱於此卷收拾





攷證三國志演義卷十五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吳縣王非王大錯氏攷

梁溪秦毓均平甫氏輯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却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建安四年。襲取廬江。敗劉勳。太守使虞翻馳

檄豫章。豫章太守華歆投降。後孫權使華歆至許昌。先於此處伏筆。○王朗不

華歆人品又在王郎之下。自此聲力大振。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曹操知孫策強盛。

嘆曰。獅兒難與爭鋒也。劉景升之兒如豚犬。孫文臺之兒如獅。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

孫匡。兩家結婚。曹操結婚孫策與袁術。求婚呂布一樣主意。留張紘在許昌。伏

曹操不許。策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呂與袁以絕婚而不睦。孫與曹以結婚而亦不睦。兩樣局面。於是吳

郡太守許貢。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其略曰。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小霸王。朝廷宜外示榮寵。召還京師。不可使居外鎮。

以爲後患。

使者齋書渡江。被防江將士所獲。解赴孫策處。呂布獲着劉備書是答書孫策。獲着許貢書是送書答書。

書可原送。不可耐。策觀書大怒。斬其使。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貢至。策出書示之。叱

曰：汝欲送我於死地耶？命武士絞殺之。孫曹之交至此愈離。貢家屬皆逃散。借家屬攪出家客妙。

有家客三人欲爲許貢報仇。恨無其便。此三客恨其不傳姓名。一日孫策引軍會獵於

丹徒之西山。趕起一大鹿。策縱馬上山逐之。曹操許田射鹿何其嚴整。孫策丹徒逐鹿何其輕率。正趕

之間。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鎗帶弓而立。比豫讓伏橋。更覺閃忽。策勒馬問曰：汝

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欲行。一人挺鎗望策左腿

便刺。寫得突兀。策大驚。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劍刃忽墜。止存劍韆在手。一人早

拈弓搭箭射來。正中孫策面頰。不是射鹿却是射獅。策就拔面上箭。取弓回射。放箭之

人應弦而倒。獅兒甚能。那二人舉鎗向孫策亂擲。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

爲主人報仇。即在家客口中說明省筆。三人來歷却在兩人口中說出更妙。策別無兵械。只以弓拒之。前太史慈

以一蓋抵一戟。今孫策以一弓抵二鎗。前後映射。且拒且走。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數鎗。馬亦帶傷。

前周泰以保護孫權而被鎗。今孫策以無人保護而被傷。又前後映射。正危急之時。程普引數人至。孫策大叫

殺賊程普引衆齊上。將許貢家客砍爲肉泥。善哉三客勝徐晃張遼輩多矣看孫策時。血流滿面。被傷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傷處。救回吳會養病。後人有詩讚許家三客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山中受困危。許客三人能死義。殺身豫讓未爲奇。

却說孫策受傷而回。使人尋請華陀醫治。不想華陀已往中原去了。華陀前

及醫則公故於此處更爲一提止有徒弟在吳。命其治療。其徒曰。箭頭有藥。毒已入骨。須靜

養百日。方可無虞。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先伏一筆孫策爲人最是性急。恨不得

卽日便愈。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策喚問之。使者曰。

曹操甚懼主公。其帳下謀士亦俱敬服。惟有郭嘉不服。此在使者口中補敘省甚策曰。郭

嘉曾有何說。使者不敢言。策怒。固問之。使者只得從實告曰。郭嘉曾對曹操

言。主公不足懼也。輕而無備。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於小人之

手。正與射獵受傷相照嘉之料策不於射獵知之早於戰太史慈知之矣策聞言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吾誓

取許昌。遂不待瘡愈。便欲商議出兵。張昭諫曰。醫生戒主公百日休動。今何

因一時之忿，自輕萬金之軀。

**攷證** 右叙孫策出獵遇害。◎吳歷曰：曹操聞孫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曰：獬兒難與爭鋒也。◎孫策求爲大司馬，諸傳均不載。◎策傳云：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吳郡太守許貢上書於操，語本江表傳，傳稱初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面以貢貢，貢辭無表，策卽令武士絞殺之，語皆與此同。◎許貢家客僞稱韓當兵士，乘獵射策，中面頰等事，亦悉本江表傳，惟傳稱策問爾等何人，答云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云云，與此言三人先刺射策，策拔面上箭回射之處正相反，然非作者故爲改異，蓋因孫盛嘗評駁江表傳載記之謬，其評語曰：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爲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爲大將，何能悉識。

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倫也云云，故遂本此意而改易之，且刪省其皆識韓當兵之一語也。◎郭嘉料策必死於小人之手，語見嘉傳，惟未必是此時所言。

正話間，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

接引前卷○陳震此來恰中機會

策喚入問之，震具言袁紹

欲結東吳爲外應，共攻曹操。

正中

策大喜，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設宴款待

陳震，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

此等光景其實可笑惡

策怪問何故。左

右曰：有于神仙者，今從樓下過，諸將欲往拜之耳。

此時不即說明于神仙來歷，留在後文，彼出有情於

策起身凭欄視之，見一道人身披鶴氅，手攜藜杖，立於當道，百姓俱焚香伏

道而拜。

吳人風俗往往如此

策怒曰：是何妖人，快與我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姓于名吉，

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有不驗。當世呼爲神仙，未可輕

瀆。

華陀是醫中之仙于吉又是仙中之醫然則孫策被傷諸將何不即薦于吉療治之而必求華陀之徒也

策愈怒，喝令速速擒

來。遠者斬，左右不得已，只得下樓，擁于吉至樓上。策叱曰：狂士，怎敢煽惑人

心。于吉曰：貧道乃瑯琊宮道士，順帝時曾入山採藥，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

號曰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此與張角得太平要術俱是白說無人看見貧道

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人毫厘之物。今不取人物則與今之方士不同安得煽

惑人心。策曰。汝毫不取人衣服飲食從何而得。汝卽黃巾張角之流。張角事已隔二十餘年

十餘年忽又於此提勸今若不誅。必爲後患。叱左右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

十年。並無過犯。不可殺害。策曰。此等妖人。吾殺之何異屠猪狗。俗呼之爲神

爲猪狗快絕衆官皆苦諫。陳震亦勸。策怒未息。命且囚於獄中。衆官俱散。陳震自

歸館驛安歇。孫策歸府。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男子或有不信

僧道者却又拗婦人不過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謂曰。我聞汝將于神仙下於縲紲。此人多

曾醫人疾病。軍民敬仰。不可加害。策曰。此乃妖人。能以妖術惑衆。不可不除。

夫人再三勸解。策曰。母親勿聽外人妄言。兒自有區處。乃出喚獄吏。取于吉

來問。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吉在獄中時。盡去其枷鎖。及策喚取。方帶枷鎖

而出。策訪知大怒。痛責獄吏。仍將于吉械繫下獄。策之殺吉皆衆人激之也張昭等數十

人連名作狀。拜求孫策。乞保于神仙。今有寫連名保狀爲病人拜神仙而求保者矣。未有代神仙拜凡人而求保者

也可發。策曰：公等皆讀書人，何不達理。昔交州有一刺史張津，聽信邪教，

一焚香，常以紅帕裹頭，自稱可助出軍之威，彼竟爲敵軍所殺。

百忙中又於張角之前遠

引一故事，張角用黃巾，張津用紅帕，張角是黃天，當立張津是赤地，當興矣。兩下映射成趣。此等事甚無益，諸君自未悟

耳。吾欲殺于吉，正思禁邪覺迷也。呂範曰：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風禱雨，方今

天旱，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

前官治病此忽轉出祈雨幻甚

策曰：吾且看此妖人若何，遂命

於獄中取出于吉，開其枷鎖，令登壇求雨。吉領命，卽沐浴更衣，取繩自縛於

烈日之中。

前孫策欲拘困于吉則獄吏私開其枷鎖今孫策命開其枷鎖則于吉反取繩自縛映射成趣

百姓觀者，填街塞

巷。夾寫百姓于吉謂衆人曰：吾求三尺甘霖，以救萬民，然我終不免一死。

不死死者衆人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

必非神仙衆人曰：若有靈驗，主公必然敬服。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

郭璞語既知氣數難逃便不當戮孫策矣王敦之死未聞郭璞作祟然則孫策之死安得謂是于吉作祟耶少頃，孫策親至壇中，下

令。若午時無雨，卽焚死于吉。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祈雨。法將及午時，狂風

驟起，風過處，四下陰雲漸合。客三人來此則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策曰：時已近午，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堆，四下舉火。

燄隨風起。

偏有此一折妙甚

忽見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嚮亮。雷電齊發。大雨如

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足有三尺甘雨。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于吉仰臥於柴

堆之上。大喝一聲。雲收雨往。復見太陽。

看他一時寫出風雲烟火雷電雨日令讀者驚心悅目

於是衆

官及百姓。共將于吉扶下柴堆。解去繩索。再拜稱謝。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

水中。不顧衣服。乃勃然大怒。

此時衆人不羅拜孫策或未必殺吉。使策果於殺吉者皆衆人之過也。

叱曰。晴雨

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乘其便。你等何得如此惑亂。

若果能欲雨而雨。欲晴而晴。則亦可欲死而死。

欲生而生矣。今死生既云有定數。則晴雨安得無定數。

掣寶劍令左右殺了于吉。衆官力諫。策怒曰。爾

等皆欲從于吉造反。耶。衆官乃不敢復言。策叱武士將于吉一刀。斬頭落地。

鎗避火劫不能避刀兵劫畢竟不成神仙。

只見一道青氣。

太平青領道。

投東北去了。在東北策命將其

屍號令於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了于吉屍首。

能於既死之後。攝去其屍。何不先於未死之前遁去其身乎。

守屍軍士報知孫策。策怒欲殺守屍軍士。忽見一人

從堂前徐步而來。視之却是于吉。

既往東北何又來西南

策大怒。正欲拔劍砍之。忽然

昏倒於地。左右急救入臥內。半晌方甦。吳太夫人來視疾。謂策曰。吾兒屈殺



神仙四字好笑

故招此禍。策笑曰：兒自幼隨父出征，殺人如麻，何曾有爲禍之理。

今殺妖人，正絕大禍，安得反爲我禍。孫策明理，舉處英雄。夫人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

今可作好事以禳之。確是婦人聲口。今日吳下此風尤甚。○若云作好事，是將追薦神仙矣。豈有神仙而望人追荐者乎？策曰：

吾命在天，妖人決不能爲禍，何必禳耶？夫人料勸不信，乃自令左右暗修善

事禳解。婦人信鬼之事，慈母愛子之情，何不并禳許資？及其家客三人，豈鬼不爲祟而神仙反爲祟乎？是夜三更，策臥於內

宅，忽然陰風驟起，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於牀前。人之將死而鬼爲禍也。策大喝曰：吾平生誓誅妖妄，以靖天下，汝旣爲陰鬼，何敢近我？取牀

頭劍擲之，忽然不見。吳太夫人聞之，轉生憂悶。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孫

事母至孝，豈有神仙而害孝子哉？母謂策曰：聖人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於上

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今之信佛信仙者，偏會引孔孟之言爲證，不獨一吳太夫人也。汝屈殺于先生，

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設醮玉清觀前，不敘明至此，借吳夫人口中說出好。汝可

親往拜禱，自然安妥。策不敢違母命，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孫策不得已

今之信婦言而拜仙佛者不同。道士接入，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拜。畢竟是忽香爐中烟起

不散。結成一座華蓋。上面端坐著于吉。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

策怒唾罵之。走離殿

宇。又見于吉立於殿門。怒目視策。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

策顧左右曰。汝等見妖鬼

否。左右皆云未見。策愈怒。拔佩劍望于吉擲去。一人中劍而倒。衆視之。乃前

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被劍砍入腦袋。七竅流血而死。

小卒動手殺于吉。非小卒之意。吉若恨而

死之亦不成。神仙矣。

策命扛出葬之。比及出觀。又見于吉走入觀門來。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

策曰。此觀亦藏妖之所也。

直以玉清觀與瑯琊宮一樣看。

遂坐於觀前。命武士五百人拆毀

之。武士方上屋揭瓦。却見于吉立於屋上。飛瓦擲地。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不能禁其折

毀只得反助其揭瓦亦甚着乖。

策大怒。傳令著出本觀道士。放火燒毀殿宇。火起處。又見于

吉立於火光之中。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

策怒歸府。又見于吉立

於府門前。

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

策乃不入府。隨點起三軍。出城外下寨。傳喚衆將

商議。欲起兵助袁紹。夾攻曹操。

忙中一回顧陳震。通好一事妙甚。

衆將俱曰。主公玉體違和。未

可輕動。且待平愈。出兵未遲。是夜孫策宿於寨內。又見于吉披髮而來。

種種與妖

作怪。神仙必不爲此。○披髮而來。一發像鬼。不像神仙也。

策於帳中叱喝不絕。次日。吳太夫人傳命召策。

回府。策乃歸見其母，夫人見策形容憔悴，泣曰：「見失形矣。」策卽引鏡自照，果見形容十分瘦損，不覺大驚。顧左右曰：「吾奈何憔悴至此耶？」言未已，忽見于吉立於鏡中。種種與妖作怪，神仙必不爲此。○聞神仙策拍鏡大叫一聲，金瘡迸裂，昏絕於地。有照妖鏡，不色凡人，又有照神仙之鏡。許貢之客非死於于吉也。

**改**石叙于吉被殺作崇。○于吉之事，不載策本傳，惟見諸江表傳及搜神記二書，然二書所記亦各不同。此演義所述，卽合二書之記載，而參差連合之爾。○于吉往來吳會，制作符水，以爲人治病，策於城門樓上會集諸將，賓客皆下樓迎拜，策不能止等情，則本諸江表傳。○至策怒收于吉，令人縛置烈日中，以驗其致雨之神等情，則本諸搜神記。惟記云：「比至日中，大雨總至，溪澗盈溢，將士俱喜，以爲吉必見原等語，與此言日中，僅有雲合而無雨之語，少有異同。」○于吉時時現形於策前等語，亦見搜神記。記曰：「策旣殺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後引鏡自照，忽見吉在鏡中，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云云，此皆本之。

夫人命扶入臥內。須臾甦醒。自嘆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召張昭等諸人及弟孫權。至臥榻前。囑付曰：「天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大可有爲。子布等幸善相吾弟。乃取印綬與孫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使各盡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孫策深自知亦深知其弟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善自圖之。權大哭。拜受印綬。策告母曰：「兒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弟。望母朝夕訓之。父兄舊人。慎勿輕怠。」孫策可爲孝於父母友於兄弟母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任大事。當復如何。」策曰：「弟才勝兒十倍。足當大任。倘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內事外事分得妙恨周瑜不在此。不得面囑之也。此句補得妙又喚諸弟。囑曰：「吾死之後。汝等並輔仲謀。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衆共誅之。骨肉爲逆。不得入祖墳安葬。」早爲後文孫峻孫琳伏線諸弟泣受命。又喚妻喬夫人。謂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汝須孝養尊姑。早晚汝妹入見。可囑其轉致周郎。盡心輔佐吾弟。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周郎之於孫策猶樊噲之於漢高皆兩姨之親也。此處將二喬先叙一筆。爲後文伏線。言訖。瞑目而逝。年止二十六歲。此是孫策當死切勿認作于吉有靈

若于吉果能捉殺孫策則後  
文左慈何不捉殺曹操耶

後人有詩讚曰。

獨戰東南地。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

威鎮三江靖。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專意屬周郎。

孫策既死。孫權哭倒於牀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語亦壯宜一面治喪事。

一面理軍國大事。權乃收淚。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請孫權出堂。受衆文武

謁賀。孫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曹操有黃鬚兒。孫堅有紫鬚兒。紫鬚勝黃鬚者多矣。昔漢使劉琬

入吳。見孫家諸昆仲。因語人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祿祚

不終。惟仲謀形貌奇偉。骨格非常。乃大貴之表。又享高壽。衆皆不及也。百忙中忽

補叙劉琬善相是開筆却又緊筆

**評語**右叙孫策傳位孫權。◎策傳亦載策臨終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

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

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孫權哭倒牀前。張昭云云等語。俱本權本傳。傳

曰。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

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此言受賀，蓋從俗稱也。實則巡軍，亦即受將士瞻謁之禮。

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掌江東之事。經理未定，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吾無憂矣。原來周瑜守禦巴丘，聞知孫策中箭被傷，因此回來問候。將至吳郡，聞策已亡，故星夜來奔喪。

看他補叙處何等周緻

當下周瑜哭

拜於孫策靈柩之前。吳太夫人出，以遺囑之語告瑜。瑜拜伏於地，曰：敢不効

犬馬之力，繼之以死。少頃，孫權入。周瑜拜見畢，權曰：願公無忘先兄遺命。

孫權

不能面囑周瑜而特自囑其妻以轉囑其妻之妹周瑜不能面見孫策而但聞其母與弟述策之言與白帝城託孤者又是一樣局面瑜頓首曰：

願以肝腦塗地，報知己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業，將何策以守之？瑜曰：自古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爲今之計，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爲輔，然後江東可定也。

權曰：先兄遺言，內事託子布，外事全賴公瑾。瑜曰：子布賢達之士，足當大任。

瑜不才，恐負倚託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

才如周郎而能推賢讓能是其大過人處

權問何人。

瑜曰：姓魯名肅，字子敬，臨淮東川人也。

周瑜始薦張昭於孫策，今又薦魯肅於孫權，始終以驚人爲主。

人胸懷韜略。腹隱機謀。早年喪父。事母至孝。其家極富。嘗散財以濟貧乏。瑜

當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過臨淮。因乏糧。聞魯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因

往求助。肅卽指一困相贈。其慷慨如此。孝親篤友。輕財好施。此等人豈易於

忠君。交能輕財好施。則必不私其家以負國矣。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其友

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鄭寶。肅尙躊躇未往。今主公可速召之。權大喜。卽

命周瑜往聘。瑜奉命親往見肅。叙禮畢。具道孫權相慕之意。肅曰。近劉子揚

約某往巢湖。某將就之。瑜曰。昔馬援對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

擇君。馬援合陳豨而從光武。魯肅亦當舍鄭寶而從孫權。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納奇錄異。世所罕有。

足下不須他計。只同我往投東吳爲是。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

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衆官皆散。權留魯肅共飲。至晚同榻抵足而

臥。極似李郭侯。見唐肅宗時。夜半權謂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紛擾。孤承父兄餘業。思

爲桓文之事。君將何以教我。肅曰。昔漢高祖欲尊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

爲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許貢以孫策比項羽。是言其驍勇。魯肅以曹操比項羽。是言其跋扈。將軍何由得

爲桓文乎。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今乘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

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祖之業也。天下大勢已了。然胸中其識見不在孔明之下。權聞言大

喜。披衣起謝。次日厚賜魯肅。並將衣服幃帳等品。賜肅之母。君能推其孝。以及臣則臣必將

推其孝以事君肅又薦一人見孫權。此人博學多才。事母至孝。君能孝則所用之臣亦孝。臣能孝則所薦

之人亦孝。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瑯琊南陽人也。權拜之爲上賓。瑾勸權勿通袁

紹。且順曹操。然後乘便圖之。權依言。乃遣陳震回。以書絕袁紹。了前案○孫策本欲通紹

而攻曹今權乃通曹而絕紹却說曹操聞孫策已死。欲起兵下江南。侍御史

張紘諫曰。機謀變倏忽不同妙絕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義舉。若其不克。棄好成仇。不如因

而善遇之。操然其說。乃即奏封孫權爲將軍。兼領會稽太守。即令張紘爲會

稽都尉。賚印往江東。後文曹操獨留華歆而此處不留張紘者以紘之兄弟久事東吳終不爲操用耳孫權大喜。又

得張紘回吳。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此人姓顧名雍。

字元嘆。乃中郎蔡邕之徒。又是一孝子之徒其爲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雍性不飲



酒孫權嘗曰願公在座使人不樂其人之嚴正可知

權以爲丞。行太守事。自是孫權威震江東。深得民心。且說陳震回見袁紹。具說孫策已亡。孫權繼立。曹操封之爲將軍。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七十餘萬。復來攻取許昌。正是

江南兵革方休息。冀北干戈又復興。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說】**右叙孫權延攬英才。◎魯肅指困相贈事。俱見肅本傳。及其他記載中。◎魯肅鼎足江東。以觀天下時變之策。語見權傳。及肅本傳。◎時曹操正與袁紹相拒。不遑兼顧。卽操傳亦稱力未能逞轉而撫之。因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云云。是並無乘喪欲伐之舉也。

前孫堅以三十騎輕出而至於死。今孫策以單騎輕出而至於傷。輕而無備。此吳子壽夢之所。以卒於異也。萬乘至重。壯者慮輕。堅與策之不得爲帝王者在此。

智伯之客只一許貢之客有三。未知許貢之待此三人。亦能如智伯之待豫讓否也。又未知此三人之事許貢。其先亦如豫讓之曾事他人否也。乃豫讓伏橋入廁。吞炭漆身。未嘗損趙襄子分毫。但能斬其衣袍而已。若三人之箭射鏃擄。孫策蓋已身親受之。其事比豫讓爲尤快。其人

亦比豫讓爲更烈。雖其姓名不傳。固當表而出之。以愧後世之爲人臣而忘其君者。

孫策不信於神仙。是孫策英雄處。英明如漢武。猶且感神仙好方士。而孫策不然。此其識見。誠有大過人者。其死也。亦運數當絕。適逢其會耳。非于吉之能殺之也。世人不察。以爲孫策死於于吉。然則張角所云。南華老仙。授以太平要術。亦將謂其有是事否。若于吉能殺孫策。何以南華老仙不能救張角乎。孫策之怒。非怒于吉。怒士大夫之羣然拜之也。而今吳下風俗。最好延僧禮道。並信諸巫祝鬼神之事。蓋自昔日而已然矣。席間耳語。紛紛下樓。此等光景。實不可耐。孫策見之。安得不怒乎。若于吉果係神仙。殺亦不死。何索命之有。其索命者。或孫策將亡。別有妖孽託言。非必于吉正史。但曰孫策爲許貢之客所刺。傷重而殞。並不載于吉一事。所以破世人之惑也。予今存而辨之。亦以破世人之惑云。

有父創業而遺其子者矣。未有兄創業而遺其弟者也。策無年而權有年。策無嗣而權有嗣。策也。竭蹶而取之。權也。安坐而享之。其所以然者何也。良由策之爲策。衝鋒陷陣。克敵之勇。有餘。雅俗坐鎮。君人之度。不足耳。孫策死而以帝業讓之孫權。亦猶劉禪死而以帝業讓之劉禪。策於舉事之初。便夢光武。此其應已在於孫權矣。

魯肅之濟周瑜。是薦友不是市恩。周瑜之薦魯肅。是薦賢不是酬惠。試觀魯肅初見孫權數語。與孔明隆中所見略同。人但知其爲謹厚。而不知其慷慨。但知其爲誠實。而不知其英敏。豈得

爲知子敬者耶。人謂管仲不如鮑叔。以鮑叔能薦賢。而管仲不能薦賢也。今周瑜薦魯肅。魯肅又薦諸葛瑾。張紘亦薦顧雍。其轉相汲引如此。彼管仲於臨終時。力短資須無甯越等諸人。而未嘗薦一賢士以自代。然則如瑜如紘者。賢於管仲遠矣。

使劉表戮孫堅者袁紹也。使曹仁婚孫匡者曹操也。孫策欲結袁紹以拒曹操。則合者忽離。離者忽合。孫權又却袁紹而順曹操。則合者既離而終合。離者既合而終離。事之變幻。何其不可捉摸。乃爾乎。

前回正叙劉備脫離袁紹之事。後回將叙袁紹再攻曹操之事。而此回忽然夾叙東吳。如天外奇峯橫插入來。事既變。叙事之文亦變。三國一書。誠非他書所能及。

###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却說袁紹興兵。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起軍七萬。前往迎敵。留荀彧守許都。紹兵臨發。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今日宜靜守。以待天時。不可妄興大兵。恐有不利。田豐第一次請緩戰。第二次請急戰。今第三次第四次皆請勿戰。確有斟酌。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紹因怒。欲斬田豐。沒主意。衆官告免。紹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若破了曹操。倒未必正殺與後文反照。遂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

劍如林。行至陽武。下定寨柵。沮受曰。我軍雖衆。而勇猛不及彼軍。彼軍雖精。而糧草不如我軍。彼軍無糧。利在急戰。我軍有糧。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日月。則彼軍不戰自敗矣。知彼知我此即賈詡勸李催拒馬騰之計也。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回日

必斬之。汝安敢又如此。叱左右將沮受鎖禁軍中。待我破曹之後。與田豐一

體治罪。田豐意在不戰沮授意在緩戰不戰但可免敗。緩戰實可致勝乃皆不見用而反見罪惜哉。於是下令將大軍七

十萬。東西南北週圍安營。連絡九十餘里。細作探知虛實。報至官渡。曹軍新

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衆謀士商議。荀攸曰。紹軍雖多。不足懼也。我軍俱精銳

之士。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草不敷。事可憂矣。所見與沮授同

此用而彼不用者所遇之主異耳。操曰。所言正合吾意。遂傳令將軍鼓譟而進。紹軍來迎。兩

邊排成陣勢。密配撥弩手一萬。伏於兩翼。弓箭手五千。伏於門旗內。約砲響

齊發。三通鼓罷。袁紹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左右排列著張郃高覽

韓猛淳于瓊等諸將。旌旗節鉞。甚是嚴整。曹陣上門旗開處。曹操出馬。許褚

張遼徐晃李典等。各持兵器。前後擁衛。前寫二人交戰俱未親身對壘此番方是大決雌雄。曹操以鞭

指袁紹曰。吾於天子之前。保奏你爲大將軍。今何故謀反。紹怒曰。汝託名漢

相。實爲漢賊。罪惡彌天。甚於莽卓。乃反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

曰。吾奉衣帶詔討賊。只此七字。祇得一篇陳琳檄文。操怒。使張遼出戰。張郃躍馬來迎。二將

鬪了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見了暗暗稱奇。爲後伏筆。許褚揮刀縱馬直

出助戰。高覽挺鎗接住。四員將捉對兒廝殺。曹操令夏侯惇曹洪各引三千

軍。齊衝彼陣。審配見曹軍來衝陣。便令放起號砲。兩下萬弩並發。中軍內弓

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袁軍慣以箭取勝。此北人長技也。曹軍如何抵敵。望南急走。袁紹

驅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至官渡。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審配曰。今可撥

兵十萬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若棄此而

去。吾得此隘口。許昌可破矣。亦是好計。紹從之。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用鐵鑿土

擔。齊來曹操寨邊。疊土成山。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欲待出去衝突。被審

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進前。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餘座。上立高

櫓。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曹軍大懼。皆頂著遮箭牌守禦。土山上一聲梆

子響處箭下如雨。

前之箭自北而南今之箭則自上而下

曹軍皆蒙楯伏地。袁軍吶喊而笑。

賊

與笑相連此等軍聲從來未有

曹操見軍慌亂。集衆謀士問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

之。以石射

操令曄進車式。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著土山

上雲梯。候弓箭手射箭時。營內一齊拽動石車。砲石飛空。往上亂打。人無躲

處。弓箭手死者無數。袁軍皆號其車爲霹靂車。

箭自上而下則謂之雨石自下而上則謂之雷雨從天降

雷自地起

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密配又獻一計。令軍人用鐵鑿暗打地道。直

透曹營內。號爲掘子軍。

霹靂車是震來厲掘子軍又是明入地矣

曹兵望見袁軍於山後掘土坑。

報知曹操。操又問計於劉曄。曄曰。此袁軍不能明攻而攻暗。發掘伏道。欲從

地下透營而入耳。

不地自上下而將自下而上

操曰。何以禦之。曄曰。可遠營掘長塹。則彼

之計。以石兵在

操連夜差軍掘塹。袁軍掘伏道到塹

邊。果不能入。空費軍力。

**攷證**右叙袁紹進軍官渡。◎袁紹進軍陽武之時。沮授諫緩。語載紹傳。傳稱

曹操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

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云云，此處卽本之，惟將沮授鎖禁之事，則傳所不載。◎紹傳曰：連營稍前，徑逼官渡，操傳曰：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塹爲屯，東西數十里，卽此所謂連絡九十余里也，惟此言東西南北，週圍安營，則不合當時事勢，蓋紹非圍操也。◎紹傳操傳，均載紹爲高檣，起土山，射操營，矢下如雨，行者皆蒙楯，衆大懼云云，皆與此同。◎發石車載紹傳，曰：曹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之曰霹靂車，惟不稱爲劉曄所進。◎傳又曰：紹爲地道，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惟無掘子軍之名。

却說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終，軍力漸乏，糧草不繼，意欲棄官渡退

回許昌。遲疑未決，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彧以書報之。此袁曹成敗關頭。書略

曰：

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以袁紹悉聚衆於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紹軍雖衆而不能用。

以公之神武明哲。何向而不濟。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

不可失。惟明公裁察焉。

曹操此時進則勝退則敗。文若一書關係非小。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効力死守。紹軍約退三十餘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解見徐晃。晃問其軍中虛實。答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荀攸曰。韓猛匹夫之勇耳。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從半路擊之。斷其糧草。紹軍自亂。我軍缺糧則必斷敵之糧。白是兵家要著。操曰。誰人可往。攸曰。卽遣徐晃可也。操遂差徐晃帶將史渙。並所部兵先出。後使張遼許褚引兵救應。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輪。解赴紹寨。正走之間。山谷內徐晃史渙引軍截住去路。韓猛飛馬來戰。徐晃接住廝殺。史渙便殺散人夫。放火焚燒糧車。此是第一次燒糧。小試其端。韓猛抵當不住。撥馬回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袁紹軍中望見西北上火起。正驚疑間。敗軍來報。糧草被劫。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正遇徐晃燒糧而回。恰欲交鋒。背後



許褚張遼軍到。兩下來攻。殺散袁軍。四將合兵一處。回官渡寨中。曹操大喜。

重加賞勞。又分軍於寨前結營。爲犄角之勢。却說韓猛敗軍還營。紹大怒。欲

斬韓猛。衆官勸免。審配曰。行軍以糧食爲重。不可不用心提防。烏巢乃屯糧

之處。必得重兵守之。韓猛所運是行糧。烏巢所積是坐糧。一是一糧。之小者。一是糧之大者。因失小故思防大。袁紹曰。吾

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郡。監督糧草。休教缺乏。審配領命而去。袁紹遣大將淳

于瓊督領部將睦元進。韓萬子呂威璜。趙叡等。引二萬人馬守烏巢。那淳于

瓊性剛好酒。軍士多畏之。既至烏巢。終日與諸將聚飲。楚國子反以飲酒誤事。淳于瓊者將毋同。

且說曹操軍糧告竭。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星夜解赴軍前。

接濟。使者責書而往。行不至三十里。被袁軍捉住。縛見謀士許攸。袁家細作爲徐晃所

獲。曹家使者爲許攸所獲。正復相似。乃操能用晃而紹不能用攸。爲之一嘆。那許攸字子遠。少時曾與曹操爲友。

此時却在袁紹處爲謀士。先叙明許攸來歷。當下搜得使者所賚曹操催糧書信。逕

來見紹曰。曹操屯軍官渡。與我相持已久。許昌必空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

許昌。則許昌可拔。而曹操可擒也。今操糧草已盡。正可乘此機會。兩路擊之。

此計若行操無葬身之地矣。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書乃誘敵之計也。與呂布不用陳宮之謀前後一轍

攸曰：今若不取，後將反受其害。正話間，忽有使者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

荀答書與曹操審配啟。書中先說運糧事，後言許攸在冀州時嘗濫受民間財

物，且縱令子姪輩多科稅錢糧入己。今已收其子姪下獄矣。因運糧便借錢糶事尋出罪案

而又加以濫受民財一款惡其使詐即做果濫行其計自是可用獨不開

陳平有受金之謗而高祖捐金以予之乎。汝與曹操有舊，想今亦受他財賄

爲他作奸細啜賺吾軍耳。此疑所不當疑是教之投操也本當斬首，今權且寄頭在項，可速

退出，今後不許相見。許攸出仰天嘆曰：忠言逆耳，豎子不足與謀。吾子姪已

遭審配之害，吾河顏復見冀州之人乎？遂欲拔劍自刎。此處不即寫投曹又作一曲折妙左

右奪劍勸曰：公何輕生至此？袁紹不納直書，後必爲曹操所擒。公既與曹公

有舊，何不棄暗投明。投操之計反出自左右寫得曲折妙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於是許攸

逕投曹操，後人有詩嘆曰：

本初豪氣蓋中華，官渡相持枉嘆嗟。若使許攸謀見用，山河豈得屬曹家。

却說許攸暗步出營。逕投曹寨。伏路軍人攔住。攸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與我通報。說南陽許攸來見軍士。忙報入寨中。時操方解衣歇息。聞說許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荀彧所謂體任自然與遙見許攸。撫掌歡笑。攜手共入。操先拜於地。看老奸何等慙慙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吾乃布衣。何謙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袁紹怒罵之而曹操敬禮之許攸安得不隨其術中耶。攸曰：某不能擇主。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願賜收錄。操曰：子遠肯來。吾事濟矣。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攸曰：吾曾教袁紹以輕騎掩襲許都。首尾相攻。操欲求破紹之計攸乃先說明破操之計妙妙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言。吾事敗矣。攸曰：公今軍糧。尚有幾何。問得妙操曰：可支一年。誑得妙攸笑曰：恐未必。冷操曰：有半年耳。漸減妙攸拂袖而起。趨步出帳曰：吾以誠相投。而公見欺。如是豈吾所望哉。文勢至此又一曲折操挽留曰：子遠勿嗔。尚容實訴。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既云實訴仍是一虛言妙甚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又冷妙操亦笑曰：豈不聞兵不厭詐。却不道明友有信遂附耳低言曰：好做軍中止有此月之糧。曹操口中漸漸

誠來凡作四番跌頓

攸大聲曰。休瞞我。糧已盡矣。

大聲說破正對附耳低言妙

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此書何人所寫。

摹寫

操驚問曰。何處得之。

攸以獲使之事相告。

先問糧然後出書先出書然後說得齊緣故亦作兩番跌頓

操執其手曰。子遠既念

舊交而來。願卽有以教我。攸曰。明公以孤軍抗大敵。而不求急勝之方。此取

死之道也。

與荀彧書中之意略同

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衆。不戰自破。明

公還肯聽否。

妙在不卽說出何策

操喜曰。願聞良策。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烏巢。

淳于瓊把守。瓊嗜酒無備。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乘間

燒其糧草輜重。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

燒韓猛所運之糧不

許攸留於寨中。

留許攸於寨中

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准備往烏巢。劫

糧。張遼曰。袁紹屯糧之所。安得無備。丞相未可輕往。恐許攸有詐。

以張遼攔

知人文勢至此

操曰。不然。許攸此來。天敗袁紹。今吾軍糧不給。難以久持。若

不從許攸之計。是坐而待困也。

善於

彼若有詐。安肯留我寨中。

善於料人

攸於寨正所

且吾亦欲劫寨久矣。

又爲後

今劫糧之舉。計在必行。君請勿疑。

以試之也

以試之也。

遼曰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將欲劫人先防人來。切我亦是兵家要着。操笑曰吾已籌之熟矣。便

教荀攸買詔曹洪同許攸守大寨。同許攸守寨。又是精細處。夏侯惇夏侯淵領一軍伏於

左曹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後。操

自引諸將居中。居者分左右。行者分前後。共五千人馬打著袁軍旗號。軍士皆束草負薪。

人脚。枚馬勒口。黃昏時分望烏巢進發。是夜星光滿天。忙中偏有此間筆。且說沮

受拘禁在軍中。是夜因見衆星朗列。乃命監者引出中庭仰觀天象。忽見太

白逆行侵犯斗牛之分。正欲叙曹操燒糧却忽叙沮受觀星奇妙。大驚曰禍將至矣。遂連夜求見

袁紹。時紹已醉臥。聽說沮受有密事啓報。喚入問之。受曰適觀天象。見太白

逆行於柳鬼之間。流光射入牛斗之分。恐有賊兵劫掠之害。烏巢屯糧之所

不可不隄備。宜速遣精兵猛將於間道山路巡哨。免爲曹操所算。前若用許攸之言則

紹可以勝今若用沮受之言則紹猶不至於敗文勢至此又作一曲。紹怒叱曰汝乃得罪之人。何敢妄言惑衆。

因此監者曰吾命汝拘囚之。何敢放出。遂命斬監者。別喚人監押沮受。袁紹

再誤天下事。能堪幾誤耶。受出掩淚嘆曰我軍亡在旦夕。我屍骸不知落於何處也。爲後

殞葬沮受 後人有詩嘆曰。

逆耳忠言反見仇。獨夫袁紹少機謀。烏巢糧盡根基拔。猶欲區區守冀州。  
攷證右叙袁曹相持官渡。◎操傳亦云時操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  
答操之語，勸其乘機不可失云云，都與此同，惟至何向而不濟句畢矣，無  
榮陽成皋比喻之語。◎紹傳曰，操又出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  
穀，操傳曰，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操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  
盡燒其車，惟均不載韓猛之名。◎操傳稱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  
奔，因說操擊瓊，紹傳亦云許攸家犯法，因去紹奔操，此言審配說攸受財  
物等情，卽本此義。◎許攸去紹從操事，雖見紹傳及操傳，然不略而已，此  
所云曹操跣足出迎，撫掌歡笑，及勸操燒糧等詳細事，係本諸曹瞞傳，傳  
曰，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攸謂公曰，  
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公曰，尙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  
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

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屯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用袁軍旗幟，夜從間道往，人抱束薪，所歷有道問者，則云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故遣兵以厚備，聞者皆信爲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睦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割唇舌以示紹軍，云云，卽爲此前半回之藍本。◎至於張遼之恐攸有詐等語，則本諸操本傳中，左右疑之一語也。

却說曹操領兵夜行，前過袁紹別寨，寨兵問是何處軍馬，操使人應曰：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

此時假蔣奇去賺真淳于

袁軍見是自家旗號，遂不疑惑。凡過數次，皆

詐稱蔣奇之兵，並無阻礙。

路得好

及到烏巢，四更已盡。

前云黃昏進發，此云四更已盡，時候一些不亂。

細操教軍士將束草週圍舉火，衆將校鼓譟直入。時淳于瓊方與衆將飲了酒，醉臥帳中。

紹醉臥瓊亦醉，臥是主是臣。

聞鼓譟之聲，連忙跳起，問何故喧鬧，言未已，早

被撓鈎拖翻。醉了。睦元進趙叡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曹軍飛報。

曹操說賊兵在後。請分軍拒之。操大喝曰。諸將只顧奮力向前。待賊至背後。

方可回戰。有進無退。於是衆軍將無不爭先掩殺。一霎時火燄四起。烟迷太

空。陸趙二將驅兵來救。操勒馬回戰。二將抵敵不住。皆被曹軍所殺。糧草盡

行燒絕。前後兩番燒糧前。淳于瓊被擒見操。操命削去其耳鼻手指。縛於馬

上。放回紹營以辱之。醉漢此詩。却說袁紹在帳中。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不

星光透。知是烏巢有失。急出帳召文武各官商議。遣兵往救。此時何不放

有火光。放出沮受則知。沮受耶此時不張郃曰。某與高覽同往救之。郭圖曰。不可。曹軍劫糧。曹操必

然親往。操既自出寨。必空虛。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操聞之。必速還。此孫臑

圍魏救韓之計也。計非不佳惜已。張郃曰。非也。曹操多謀。外出必爲內備。以

防不虞。郃之言正與。今若攻操營而不拔。瓊等見獲。吾屬皆被擒矣。郭圖曰。

曹操只顧規糧。豈留兵在寨耶。再三請規曹營。紹乃遣張郃高覽引兵五千。

往官渡擊曹營。遣蔣奇領兵一萬往救烏巢。使與蔣奇去敵假蔣奇○若此

時并力盡去救烏巢則糧或不



至盡燒紹不聽。郃言是一誤再誤而又三誤矣。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卒。盡奪其衣甲旂幟。僞作

淳于瓊部下敗軍回寨。至山僻小路。正遇蔣奇軍馬。奇軍問之。稱烏巢敗軍

奔回。前是假蔣奇去賺真淳于。又是假淳于去賺真蔣奇。妙。奇遂不疑。驅馬運過。張遼許褚忽至。大喝

蔣奇休走。奇措手不及。被張遼斬於馬下。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僞報

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只添兵往官渡。既

假淳于賺真蔣奇又以死。蔣奇賺活袁紹愈出愈幻。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曹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

中路曹洪一齊衝出。三下攻擊。袁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又從背後殺

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見淳

于瓊耳鼻皆無。手足盡落。紹問如何失了烏巢。敗軍告說淳于瓊醉臥。因此

不能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於袁紹前譖曰。張

郃高覽見主公兵敗。心中必喜。紹曰。何出此言乎。圖曰。二人素有降曹之意。

今遣擊寨。故意不肯用力。以致損折士卒。審配之書是騙謀士以資敵郭。圖之語又騙猛將以資敵矣。紹大

怒。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沒主意。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主公將殺汝矣。

極力及紹使至高覽問曰。主公喚我等爲何。使者曰。不知何故。覽遂拔劍斬來使。郃大驚。覽曰。袁紹聽信讒言。必爲曹操所擒。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操。郃曰。吾亦有此心久矣。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往曹操寨中投降。曹操既得許攸。又得二將。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非操得之。乃紹棄之耳。夏侯惇曰。張高二人來降。未知虛實。操曰。吾以恩遇之。雖有異心。亦可變矣。老奸遂開營門。命二人入。二人倒戈卸甲。拜伏於地。操曰。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至有敗。今二將軍肯來相投。如微子去殷。韓信歸漢也。純用甘言撫慰。是老奸慣家。遂封張郃爲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爲偏將軍。東萊侯。二人大喜。既慰以甘言。又獻以好爵。二人安得不隨其術中。却說袁紹既去了許攸。又去了高覽。張郃又失了烏巢糧。軍心惶惶。許攸又勸曹操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爲先鋒。袁家人部爲曹家用。可發一嘆。操從之。卽令張郃高覽領兵往劫紹寨。以敬攻敵。○應前吾久欲當夜三更時分。出軍三路劫寨。混戰到天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得荀攸獻計曰。今可揚言調撥人馬。一路取酸棗攻鄴郡。一路取黎陽斷袁兵歸路。袁紹聞之。必然驚惶。分兵拒我。我乘其兵動時擊之。紹可破也。操用

其計。使大小三軍四遠揚言。紹軍聞此言。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袁尙分兵五萬救鄴郡。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不出所料曹操探知袁紹兵動。便分大隊軍馬。上路齊出。直衝紹營。袁軍俱無鬥志。四散奔走。遂大潰。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幼子袁尙後隨。張遼許褚徐晃于禁四員將。引軍追趕袁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袁紹官渡之敗。與曹操亦一様狼狽之極。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下之物。所殺八萬餘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操獲全勝。將所得金寶緞疋。給賞軍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奸雄可愛遂命盡焚之。更不再問。光武嘗焚書使反側者自安。曹操頗學此法。却說袁紹兵敗而奔。沮受因被囚禁。急走不脫。爲曹軍所獲。擒見曹操。操與受相識。受見操大呼曰。受不降也。沮受與許攸皆爲操故人。乃攸降而受不降。人品特絕。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言。君何尙執迷耶。吾若早得足下。天下不足慮也。因厚待之。留於軍中。

受乃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怒乃殺之。受至死神色不變。

有人如此可謂羣空翼北。

曰：吾誤殺忠義之士也。命厚禮殮殮，爲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題其墓曰忠

烈沮君之墓。

袁紹不能識而曹操識之爲之一嘆。

後人有詩贊曰：

河北多名士，忠貞推沮君。凝眸知陣法，仰面識天文。

至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欽義烈，特與建孤墳。

操下令攻冀州，正是

勢弱只因多算勝，兵強却爲寡謀亡。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右叙曹操大破袁紹。◎蔣奇救烏巢，祇有其說而無其事，紹傳稱紹遣

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受說紹，可別遣蔣奇爲支軍，以斷曹

兵之鈔，紹復不從，則是無其事也。◎張郃說紹當救瓊，而郭圖謂郃計非

也，不如攻其本營，郃又爭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下，若瓊等見禽，吾屬盡

爲虜矣，紹亦不從，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曹營，不能下，操果破斬瓊。

等紹軍潰，郭圖慙，因又譖郃，謂郃聞軍敗而快，郃懼，遂歸曹操。此本魏志張郃本傳，而曹操傳中祇言操破瓊等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率其衆降云云。◎操傳曰：紹衆大潰，紹與長子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并虜其衆。◎又紹傳曰：紹與譚軍騎退渡河，餘衆僞降操，盡坑之。此言所殺八萬餘人者，係本諸張璠漢紀所云。

當曹操攻呂布之時，袁紹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當曹操攻劉備之時，袁紹又可以全師襲許都，而不襲一失也。迨呂布已滅，劉備已敗，然後爭之，斯已晚矣。然苟能以全師屯官渡，而拒其前，以偏師襲許都，而斷其後，未嘗不可以取勝。而紹又不爲，是三失也。既已失之於始，諒不能得之於終。此田豐之所以知其必敗耳。

項羽與高帝約，割鴻溝以王，而高帝欲歸，若非張良勸之勿歸，楚漢之勝負未可知也。今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而操以乏糧而欲歸，若非荀彧勸之勿歸，袁曹之勝負亦未可知也。讀書至此，正是大開目處。如布棋者，滿盤局勢所爭，只在一着而已。

袁紹善疑，曹操亦善疑。然曹操之疑，苟或決之而不疑，所以勝也。袁紹之疑，沮受決之而仍疑，許攸決之而愈疑，所以敗也。曹操疑所疑，亦能信所信，韓猛之糧，不疑其誘敵，許攸之來，不疑

其詐降所以勝也。袁紹疑所不當疑。又信所不當信。見曹操致荀彧之書。則疑其虛。見審配罪許攸之書。則信其實。聽許攸襲許都之語。則疑其詐。聽郭圖譖張郃之語。則信其真。所以敗也。一敗於白馬而顏良死。再敗於延津而文醜亡。猶小敗耳。至三敗而七十萬大軍。止存八百餘騎。前者十勝十敗之語。不於此大驗乎哉。

凡用兵之法。以糧爲重。然於己之糧。有棄之者矣。於人之糧。亦有棄之者矣。或兩軍相當。我棄我糧。以誘敵。敵爭取我糧。則必勝。敵亂則我勝。我勝則糧仍歸我。是棄未嘗棄也。或大敵猝至。我欲堅壁。堅壁則必清野。清野則必自焚其積。不焚則糧爲敵資。焚之則敵無所取。是非棄我糧。實斷寇糧也。若夫糧之在敵。可劫則劫之。劫之而我因糧於敵。是敵糧皆我糧也。不可劫則焚之。却之不盡。則我小受其利。而敵未必大損。焚之則敵之大損。即我之大利。是焚勝於劫也。總之以少攻多。以弱攻強。非用奇不能取勝。故高帝有給漢糧之蕭何。不可無燒楚糧之彭越。曹操有能應糧之荀彧。不可無請燒糧之許攸。

高帝踞牀洗足而見英布。是過爲傲慢。以挫其氣。曹操披衣跣足而迎許攸。是過爲慙勤。以悅其心。一則善駕馭。一則善結納。其術不同。而其能用人則同也。光武焚書以安反側。是恕之於人心。既定之後。曹操焚書以靖衆疑。是忍之於人心。未定之時。一則有度量。一則有權謀。其事調而其所以用心不同也。帝王有帝王氣象。奸雄有奸雄心事。真是好看。

袁紹兵多。可分之。以襲許昌。曹操兵少。安能分之。以襲鄴郡。并取黎陽乎。故許攸之獻計袁紹。是欲以實計破曹操。使曹操不及知之。苟攸之獻計曹操。是欲以虛聲恐袁紹。正欲使袁紹知之。此兵家虛虛實實之大不同者。三國一書。直可作武經七書讀。

韓信陳平。初皆在楚。而項羽驅之入漢。許攸張郃。初皆事袁。而本初驅之歸曹。良可歎也。其驅之不動者。在楚惟有范增。在袁惟有沮受而已。嗚呼。如增如受。能有幾人哉。